

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講述

#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◎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

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

願解如來真實義

### 目錄

1	寫在前面		
15	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		
16	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		
30	一、標舉宗體	96	六、旨趣玄微
58	二、別歎能詮	125	七、成益頓超
70	三、教主難思	156	八、結歎弘遠
75	四、說儀周普	164	九、感慶逢遇

## 編者按

值『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』開印之際，拜讀了宣公上人的『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』，這是講解唐代清涼國師所撰的『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』的注釋。是修學華嚴經的入門指導書。若是明白了這篇注釋的內容，則對華嚴經大旨就能基本瞭解。今將此本增補在全經淺釋內，以利修學。故此次出版的淺釋全套共是二十四冊（原書是二十三冊）特此說明。

上海佛學書局

寫在前面

譯經會作於一九七九年

本書包括唐代清涼國師所撰《華嚴經疏序文》，並由宣化上人講解註釋。上人弘揚佛法已有五十餘年，很久以前，上人曾發宏願，只要有一口氣在，一定要解釋經典，弘揚正法。約在一九六〇年，上人來到美國；十幾年期間，他老人家講經已達數千次之多。而講經不因為人數多寡而有所改變，多則數百人，少則甚至一個人，還是照樣地講。

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，在三藩市佛教講堂，上人開始講在美國弘法的第一部經典——《楞嚴經》。此經乃正法之代表，佛法將滅時，此經首先消失。《楞嚴經》是禪門之祕鑰，也是顯教之教網。凡夫依

之修行，可轉凡心而入聖智，諸菩薩證之，能夠化度羣機而歸於佛乘。上人首先說此經，目的在於破除我們的無明煩惱、我執、愛欲，指示我們渡過茫茫的業海，可說是迷途的指南針、黑夜的照明燈。這個暑期講習班，為期九十六天，有四十多位大學生參加。最初，只是每日兩小時的講經，包括翻譯在內。上人知道這樣是講不完的，所以，除了晚上講經外，又在下午增加一次講經時間，接著又增加成三次——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到最後，再增加到四次——上午一次、下午兩次和晚上一次。因此，首次的暑期班於九月二十二日圓滿結束。

楞嚴法會以後，學佛的弟子越來越多了，暑期班的學生，大多來自華盛頓西雅圖，契機相引，如磁吸鐵，令人不可思議，他們都自動地搬到三藩市來，參加十一月十日的法華法會。上人每天晚上講《法華經》，一連講了兩年，大約有三百五十餘會，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結束。此經闡明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，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上人講說此經，系為了啟發我們開佛之知見、示佛之知見、悟佛之知見、入佛之知見，足見上人之悲願宏偉。

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留下了無量無數的法寶於世間。世尊開示了八萬四千法門，無非為了對治眾生的八萬四千煩惱；上人苦口婆心，諄諄教誨，把他所知道的佛法都告訴我們，目的也就是在此。上人又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每星期六講《地藏經》，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地藏法會圓滿。地藏菩薩所發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」的宏願，喚醒了我們的良知，我們也都發大悲願——救度物質極豐富，而精神文明缺乏的

西方衆生。

在弟子懇切的請求之下，上人再於每天下午講《金剛經》，目的要我們了悟三心不可得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即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這個法會是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開始，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圓滿。接著講《大般若經》的精髓——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上人所作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台頌解》，目的在指點迷津，同登彼岸。頌雲：「妙智方可達彼岸，真心自能契覺源，法喻立名超對待，空諸法相體絕言，宗趣原來無所得，力用驅除三障蠲，熟酥判作斯教義，摩訶逆轉般若船。」也啟示著我們：「行道修身莫外尋，自性般若深蜜因，白浪沖霄黑波止，涅槃彼岸任運登，時兮時兮勿錯過，慎之慎之取天真，杳杳冥冥通消息，恍恍惚惚見本尊。」這些偈頌取自於上人所作之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台頌解》一書中。此法會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，至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圓滿。

心經法會圓滿之後，弟子們廣受法雨的滋潤，人人法喜充滿，再度勸請上人講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。此經說明觀世音菩薩從無量劫以來，在因地修行菩薩道時，成就大慈大悲。經雲：「為諸衆生得安樂故，除一切病故，得壽命故，得富饒故，滅除一切惡業重罪故，離障難故，增長一切白法諸功德故，成就一切諸善種故，遠離一切諸怖畏故，速能滿足一切諸希求願故。」上人要我們學佛所學，行佛所行，發出大慈悲心，在這五濁惡世裏行難行之行，忍難忍之忍，盡心竭力行菩薩道，不應在經中鑽來鑽去，而是要躬行實踐，身體力行，才能使諸佛菩薩的真精神顯露出來，使佛教能在西方生根萌芽，開花結

果；也是讓大家知道佛教究竟是甚麼？

第二次的暑期佛學講習班，又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開始上課。上人每天下午講《華嚴經》〈普賢行願品〉，晚間繼續講《法華經》。普賢菩薩的十大宏願，無異告誡修行佛法的人，要成就佛果，必須發恭敬心、長遠心、不畏懼心、慈悲心、大行願心，修學普賢菩薩十大願王。上人時常鼓勵我們，要抱頭為法忘軀之精神，尤其是在這個國度裏，應本著大行願力，為教而努力。〈普賢行願品〉圓滿於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。之後，上人又於每天下午講《六祖壇經》，從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到九月十二日止。禪宗乃是教外之別傳，旨在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《六祖壇經》強調眾生即是佛，佛性本無差別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離心無別佛。上人時常指點我們不要於心外尋覓，以為有佛法可修，有佛道可成；一切法假使離開了心，就不可得。上人的語言，皆是對症下藥，使參問者捨去執見，直入佛道。

上人不辭勞苦，一心弘法的精神，感動了弟子們都具足信心，精進不懈地做實證的功夫；所以，有五位弟子到臺灣基隆去受三壇具足大戒。回到美國後，他們可說是美國佛教的第一批比丘、比丘尼。他們不在金山聖寺時，晚間的法華法會暫停，改成了彌陀法會，上人在此特別強調信心的重要。信為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，淨土法門要具足信願行，專心一致，老老實實地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名號，臨命終時，佛及聖眾，皆會來接引往生極樂國土，永遠不受生死輪迴之痛苦。此法會開始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，到十二月二十五日

圓滿結束。接著又於一九七〇年一月開始講《法華經》，同時，舉行禪七和佛七。在這期間，上人用活潑、生動的言辭，深入淺出地開示佛七和禪七的法要。每年，禪七和佛七均舉行數次，皈依的弟子也不斷增加。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到六月七日，上人講《大乘百法明門論》，此論是唯識學所依據立宗十一論典之一，是佛教的心理學，表面上雖是名相的分析，實際上，是把人體上各部位根識的形狀、作用，以及相互的關係，很明白地告訴我們；而且我們很容易地知道經典上的一切專有名詞。

第三次的暑期佛學班，上人接著講《法華經》。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始為期一百天的禪七也接著舉行了，每天清晨三點鐘，就開始禪坐，直到晚間十二點結束。這段期間，上人為我們解說歷代高僧大德的偉大風範——《高僧傳》，和打坐的意義以及方法，大家受益匪淺。每天晚上及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，上人為我們開示，一星期共有九次。在這期間，我們買下了金山聖寺，並且大大地重新修理內部，使成為佛教道場，中美佛教總會會址就改設在金山聖寺。

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起，上人每星期講一次《大乘起信論》，開導我們要發起大乘佛法的淨信，斷除一切疑暗邪執，普令佛法的種性，綿延相續下去，不可間斷。

同年六月十三日，開始第四次的暑期佛學班，上人從此開始講佛陀初成道時，於三七日為法身大士所說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他採用清涼清涼國師著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首先講《華嚴經疏序》，接著講《華嚴經疏》。每天講經，前後有一年五個月，共三百七十五會，一

九七二年十一月十日圓滿。十一月十二日開始講《華嚴經》經文，一星期講九次。這期間，先後在三藩市成立國際譯經學院女眾道場，在洛杉磯成立金輪聖寺，在達摩市成立萬佛聖城。一九七六年開始，上人本著為法忘軀之悲願，任勞任怨地弘法於這幾處道場，廣度羣倫。從一九七一年講《華嚴經疏序》到今年春天，華嚴法會繼續不斷，已有八年之久，共有數千次，截至現在將要講完〈入法界品〉。此經是在彰顯根本法輪，是諸經之母，教義浩翰，以毗盧遮那佛法身為果，以十蓮佛藏世界海為依報化境，以普賢之悲願為因行，後以十十無盡、圓融無礙大法為行門，彰顯所要境界。此經典可以說是極諸佛神妙之智用，貫徹一切宇宙種種性相理事，又結集一切所有修行的心數法門。上人所開示的《華嚴經》，現在編入法界佛教大學的課程。法界佛教大學成立於一九七六年，萬佛聖城、金山聖寺、金輪聖寺，都是該大學的上課地點。萬佛聖城是美國佛教的重鎮，去年，上人在馬來西亞弘法時，對大家宣佈萬佛聖城是屬於一切眾生、佛教、以及不同宗教的，萬佛聖城的大門永遠都是開著的，歡迎有志於道的人士，來此進修佛學，實踐佛法。

對學佛的人來說，《楞嚴經》能夠開啟我們的智慧；《法華經》能夠幫助我們成佛，是經中之王；《華嚴經》義理最圓滿，是經王中之王。宣公上人本著虛空為用，法界為體之精神，講《華嚴經》，並強調《華嚴經》就是法界經。為利益一切眾生，上人開講此三大部經；因此，聞法的人都得到不可思議的法雨滋潤——未種善根者，使他們速種善根；已種善根者，使他們增長；已增長者，使他們成熟；已成

熟者，使他們得到常樂我淨之佛果。

#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

往復無際，動靜同源，含衆妙而有餘，超言思而有餘，超言思而迥出者，其唯法界歟。剖裂玄微，昭廓心境，窮理盡性，徹果該因，汪洋沖融，廣大悉備者，其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焉。故我世尊，十身初滿，正覺始成，乘願行以彌綸，混虛空為體性，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。湛智海之澄波，虛含萬象。皎性空之滿月，頓落百川。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。無違後際，暢九會於初成。盡宏廓之幽宗，被難思之海會。圓音落落，該十剎而頓周。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。雖空空絕迹，而義天之星象燦然。湛湛亡言，而教海之波瀾浩瀚。若乃千門潛注，與衆典為洪源。萬德交歸，攝羣經為眷屬。其為旨也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，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，用繁興以恒如，智周鑒而常靜。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。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。理隨事變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。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。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，六位不亂以更收。廣大即入於無間，塵毛包納而無外。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。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。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。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。重重交映，

若帝網之垂珠。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。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。萬行芬披，比華開錦上。若夫高不可仰，則積行菩薩，曝鯁鱗於龍門。深不可窺，則上德聲聞，杜視聽於嘉會。見聞為種，八難超十地之階。解行在躬，一生圓曠劫之果。師子奮迅，衆海頓證於林中。象王迴旋，六千道成於言下。啟明東廟，智滿不異於初心。寄位南求，因圓不踰於毛孔。剖微塵之經卷，則念念果成。盡衆生之願門，則塵塵行滿。真可謂常恆之妙說，通方之洪規，稱性之極談，一乘之要軌也。尋斯玄旨，卻覽餘經，其猶杲日麗天，奪衆景之耀，須彌橫海，落羣峯之高。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，大賢闡揚於東夏。顧惟正法之代，尚匿清輝。幸哉像季之時，偶斯玄化。況逢聖主，得在靈山，竭思幽宗，豈無慶躍。題稱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者，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。〈世主妙嚴品〉第一者，即衆篇義類之別目。大以曠兼無際。方以正法自持。廣則稱體而周。佛謂覺斯玄妙。華喻功德萬行。嚴謂飾法成人。經乃注無竭之湧泉，貫玄凝之妙義，攝無邊之海會，作終古之常規。佛及諸王，並稱世主。法門依正，俱曰妙嚴。分義類以彰品名，冠羣篇而稱第一。斯經有三十九品，此品建初，故云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世主妙嚴品〉第一。

## 皈敬偈

皈命十方極三際	塵刹圓明調御師
法界功德大悲雲	毗盧遮那大智海
所住甚深真法性	所流圓滿修多羅
一一塵方佛會中	普賢文殊諸大士
我今欲以一毛智	測量無邊法界空
願承三寶同體悲	句句冥符諸佛意
俾令法眼常無缺	盡衆生界如普賢
迴茲勝善洽羣生	速證菩提常樂果

#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

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。為甚麼說是重要的日子呢？因為這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開始講說的第一天。在其他的國家或者有人講這一部經；但在西方國家，相信這是頭一次，因為是頭一次，值得我們來紀念它，所以說很重要。

本來說《華嚴經》是要先講經的名字，可是現在我們先講經疏的序。因為這一篇序所說的就包括《華嚴經》全部的道理，先把這一篇序文講解之後，對《華嚴經》的大概意思就會明白了。這一篇序文是誰作的呢？是華嚴菩薩澄觀法師作的。在沒有講序之前，先講一講這位作序的法師。這位法師身高九呎（約二百七十四公分），眼睛有重瞳，重瞳就是有兩個瞳孔，就是兩個眼仁，也就是兩個眼珠。白天看

他不怎樣，和普通人一樣，但在晚間看他的眼睛，就有一種光明射出來。他的雙手過膝，很長的。你們注意一下，凡是兩手長過膝蓋的人，這樣的人都屬於大貴人，這是一種奇特相。他有四十顆牙，我們普通人則只有三十二、三十四，或者三十六、三十八顆牙。佛有四十顆牙，那麼這位法師的牙齒和佛是一樣底色的。他讀書非常快，七行俱下，他這麼一看，以我們看一行的時間，他可以看七行，這位法師真是聰明到絕頂。

為甚麼說他是華嚴菩薩呢？他作一部《華嚴疏鈔》，專講《華嚴經》。等到他圓寂之後，有一位阿羅漢在中國和印度的交界處，見到有兩個很年輕的菩薩在虛空裏走。這位阿羅漢有神通，他就用神通叫這兩位青衣的童子——也就是年輕的菩薩——不能走了，問他們到中國去做甚麼？這兩位說，是到中國的五臺山去請華嚴菩薩的牙齒，回到我們的國土去供養。這位阿羅漢一聽，說這樣可以放你們去了。這位羅漢以後也到五臺山去，就對一般人說他見到的境界。這時人們把清涼國師的棺木打開一看，果然兩顆牙齒沒有了，這兩顆牙齒就是被兩位年輕的菩薩請去供養了。所以在佛教裏，一般人都知道這位澄觀法師是華嚴菩薩的化身。

清涼國師這一位大菩薩的境界，真是不可思議，他生歷九個皇帝，做七個皇帝的國師。為甚麼他能這樣呢？因為他修行時非常認真，絲毫也不馬虎，不是像一般人，口說修行，身不修行，口是心非，口裏說得很對，心裏完全都不是。他在出家之後，和沒出家之前發過願，以十事自勵——以十種事來勉勵自己。這十種事情是很重要的，

每個出家人都應該知道這十種事。(一)體不捐沙門之表。(二)心不違如來之制。(三)坐不背法界之經。(四)性不染情礙之境。(五)足不履尼寺之塵。(六)身不觸居士之榻。(七)目不視非儀之緣。(八)口不味過午之饍。(九)手不釋圓明之珠。(十)宿不離衣鉢之側。

這十種，我再來給你們略略地解釋：

(一)體不捐沙門之表：他的身體無時無刻都穿袍搭衣，很鄭重其事的，像個比丘的樣子。表，是樣子。

(二)心不違如來之制：他的心對於佛所說的一切規矩、戒律，一定遵守，絕不違背。

(三)坐不背法界之經：凡是有《華嚴經》的地方，他一定對著《華嚴經》坐，背不對著《華嚴經》坐。他這種願力，不要說對佛，就是對經，他也不背著坐。

(四)性不染情礙之境：這個礙是障礙的礙，不是情愛的愛。對情這種障礙的境界，他不染。不染就是不著住到這上面。

(五)足不履尼寺之塵：這個願看似不太公道，比丘尼會很不高興，但是他還是照常地發願。說甚麼呢？足不履尼寺之塵，他的腳不踩到尼寺院門口的土上。他不僅不走到尼寺裏面，就是連門口的塵土他都不踩。所以他一生都沒到過比丘尼的寺廟去，因此很多比丘尼也不去親近他。西方人或許會認為這是神經病，走到比丘尼的廟上，又有甚麼不好呢？我一天跑一百趟，都覺得沒有甚麼問題的。這位清涼國師是太清涼了，涼得太厲害了，一點都沒有熱情，沒有甚麼情感，所以能發這個清涼的願。

(ㄨ)身不觸居士之榻：不要說到在家人的地方去住，他連在家居士的牀，他都不接觸。

(ㄣ)目不視非儀之緣：非儀，就是不合乎威儀，不合乎禮儀的因緣，他都不看。如作戲或唱歌跳舞，或街上有甚麼怪異之事，他都不看。

(ㄨ)口不味過午之餽：過了午，口裏不要說吃東西，就連嚐嚐它有甚麼味道，他都不嚐。你看看高僧放不下就不要出家。餽，就是吃的菜、飯，餽饌包括水果等一切吃的東西。修行，持戒是要很嚴謹的，真想要修行連水果都不可以吃；還有過午不飲漿，牛奶等漿類也都不喝。

(ㄨ)手不釋圓明之珠：他手裏總拿著念珠，不斷地念佛。

(+)宿不離衣鉢之側：他睡覺總要把衣鉢放在他旁邊，保護他的衣鉢。

上列是他自己立出來的條件。所以他才能歷經九個皇帝，而有七個皇帝都拜他做師父。這九個皇帝是誰呢？是唐朝的：(一)唐玄宗(二)唐肅宗(三)唐代宗(四)唐德宗(五)唐順宗(六)唐憲宗(七)唐穆宗(八)唐敬宗(九)唐文宗。由代宗以後都是拜清涼國師做國師的。為甚麼他叫清涼國師呢？當時他住在五臺山，五臺山又叫清涼山。他給皇帝說法，皇帝說：「啊！你真是令我得到清涼了，我現在真是自在清涼了。」所以以後就不稱澄觀法師，而稱為清涼國師，又叫教授和尚，他是皇帝的教授和尚，常常給皇帝講經說法。你們看看，一個人經過九個皇帝，七個都拜他做師父，如果他要是沒有道德，怎麼會有這樣的感應？他的學問特別好，讀的書很多，佛教、道教、儒教的書，他都讀過，他對《易經》

也特別有研究。

這一篇序是華嚴菩薩所作的序文，當然是最好的，所以在還沒講《華嚴經》之前，就先講一講它。

**往復無際，動靜一源，含衆妙而有餘，超言思而迥出者，其唯法界歟。**

**往復無際**：往就是去，又是起——升起，又是動，又是變，所謂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」你要至誠了才能化，不至誠就不能化。復就是來，也是滅，也是靜。這是說動不礙靜，靜不礙動；動也就是靜，靜也就是動，動靜一如。所以說無際，就是沒有痕迹，沒有道路，也就是「口欲言而辭喪」，口裏想說話，可是言辭喪亡了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。「心欲緣而慮亡」，心裏想要攀緣，可是沒有法子能攀緣，想攀緣也不可以。而慮亡——這種思慮都沒有了，所謂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。這是甚麼呢？這是《華嚴經》的用大，表示《華嚴經》這種利用是大的，所以說「往復無際」，往而未往，復而未復，往復不二，沒有兩個。往是從復那裏來的，復也是從往那裏來的，所以往復無際，沒有一個道路，這好像鳥行空一樣，沒有痕迹——好像用把刀斬水似的，你斬了一刀，等一等它又沒有痕迹了。

說是這樣說，可是鳥在空中飛過去，並不是沒有

路，而是有一條路在那兒。鳥飛過去，那條路要過一天一宿二十四個鐘頭後，那條路才沒有了；不過我們肉眼看不見那一條路，所以不知道。雖然現在有愛克斯(X)光鏡，又有顯微鏡，也看不見，只有得到五眼了，一看，啊！那個地方頭先有小鳥飛過去，所以那個地方的微塵都沒有，真空了。用刀斬水，水雖沒有痕迹，可是在天眼看來，那刀痕也是要經二十四個鏡頭，在水裏的刀傷才會長好。刀砍水，水也受傷嗎？為甚麼水不受傷呢？刀砍到人身上，人就出血；砍到水裏，水就透風——水裏會有一股風在裏頭。不過這個不是現代科學所能研究出來的，或者過一、兩千年後，科學就會有這種證明瞭。現在我這麼說，相信很少人相信；但是也會有很多人相信，為甚麼呢？他將來要是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就相信了。這是往復無際，是用大。

動靜一源：這是體大。動的根源也是在這兒，靜的根源也是在這兒，這本體根本沒有一個動靜。動靜是有所變，就方才我說「動則變」，一動就會變，像《周易》八八六十四卦，你一搖它，它要是不動，就是本卦；要是一動，就變成其他卦了。這動靜的本體是一個的，動的根本就是靜，靜的根本也就是動，兩個是二而不二——雖然說是兩個，本來是一個，它們

來自同一源頭。再舉一個很淺的例子，大家就明白這個動靜。這個動靜的本體就譬如母親生出兩個兒子，一個叫阿動，一個叫阿靜。阿動叫媽媽為媽媽，阿靜也叫媽媽為媽媽，所以這就是一體而生。

老子說：「夫道者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：清者濁之源，動者靜之基。」他沒有說清濁是一源，而說清者是濁之源，動者是靜的一個基礎。又說：「人能常清淨」，人要是能常清淨，「天地悉皆歸」，天地都歸回到我自己這裏了。再說：「天清地濁」，天是清，地是污濁的；「天動地靜」，天是動的，地是靜的。現在科學發現，說地是動的，天是個靜的；但是這種動靜不是科學所謂的動靜，這個動靜是說它的本體。你看地，科學證明它動，實際上天也動，你看天似乎不動，其實它也動；地是動，其實它也不動。這種道理不是凡夫用文字語言可以解說明白的。

老子又說：「男動女靜，男清女濁」，男人清淨，女人污濁；男人動，女人靜。有的人說：「這種道理我不相信，男人才是污濁的，女人乾淨。你看！女人天天又擦胭脂又抹粉，把面裝飾得不知多乾淨！」為什麼她要裝飾，如果不污濁為什麼要裝飾？好像地上要是沒有塵土，你掃它幹什麼？你掃地也就因為它骯髒，有塵土。為甚麼要做一個假面具，就因為自己知

道是污濁。現在有一些明星更用美容術做假面具，把鼻子換成假的，面孔也裝成假的，本來老得像雞皮鶴發，但是用一種藥品把頭髮染黑了，整容把肉拿下一點或者是加上一點，皮膚弄得光光的，雖然看似好看，裏邊卻很痛苦。而老子在幾千年以前，就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就直接說「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」

我們不管它是動是靜，還是清濁，我們現在是講動靜同源，動到極點是靜，靜到極點又是動；清到極點就濁，濁到極點就清，所以沒有甚麼分別，都是一個根源，一個源頭來的。

有人說，這個道理我始終不明白，我很容易令你明白，方便法很多。甚麼方便法呢？你白天不睡覺，要做工是不是？這就是個動；你在晚間要睡覺不做工，這也就是個靜。你不能說天天睡覺不做工，不可以的；你也不能說，我天天做工不睡覺，這也不可以的。所以這個動靜，動不離靜，靜不離動，動靜同源，這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體，是體大。因體大，所以把動靜都包括了。

含衆妙而有餘：含是包含、含藏。含藏衆妙，不是只有一種妙。而有餘，雖然說衆妙就是很多的妙，但是還有餘——還有多餘出來。這是相大，往復無際是用大，動靜同源是體大，這就是體、相、用三大。

所以《華嚴經》體也大，相也大，用也大，上列三句序文說明瞭三大。

妙，本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現在是衆妙，這是清涼國師，也就是華嚴菩薩——澄觀大師，他用道教的名詞，來顯示佛法的道理。這衆妙是《道德經》上的經文。這文一開始就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；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」衆妙就是從這兒來的，名詞雖一樣的，可是意義不同。《華嚴經》是含衆妙而有餘，而《道德經》的衆妙之門是沒有餘的。

超言思而迥出者，其唯法界歟：超，是超越，超過去。超過去甚麼呢？超過言語思想。就是說也說不出來，想也想不到，這種境界是不可思議的。因不可思議，所以叫迥出。迥，當「遠」字講。怎麼遠呢？它超出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。這種境界是甚麼呢？其唯法界歟，這就是法界。其唯，就是唯獨，唯獨法界有此境界。

法界有(一)事法界(二)理法界(三)理事無礙法界(四)事事無礙法界。所以佛才說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法界又有十種法界。這十法界又分開為四聖法界及六凡法界。這四聖六凡法

界，歸納起來，不出你我現前這一念心性，這一念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不離一念。十法界就是佛法界、菩薩法界、緣覺法界、聲聞法界，這是四聖法界；天法界、人法界、修羅法界，這叫三善道；畜生法界、餓鬼法界、地獄法界，這叫三惡道。

(一)地獄法界：為甚麼會墮地獄？因為你做墮地獄的事情。譬如你殺人放火，攪亂社會的治安，令社會人人都受到災害，這就會墮地獄。墮地獄是從甚麼地方來的？就是從貪心來的。你有貪心，就會墮地獄。地獄大的有十八種，小的有五百種，其次又有千萬多種地獄。

地獄不是預先造成的，預備好等你去墮地獄的。是怎樣造成呢？是由你的業感所現。你造地獄的業，就現出一個地獄來。這地獄現到甚麼地方？現在你的心裏。你在生的時候，不快樂，很憂愁，常常哭，所謂「哭一哭，地獄有個小黑屋。」那個小黑屋很黑很黑的，沒有光明，並且還要受苦。在小黑屋子裏頭，甚麼都看不見了，旁邊就來一把刀，將你的身上刺破出血。你痛得不得了，死過去了，等痛死了，然後呢？很奇怪的，就有一種風，叫巧風，這種風一吹，你又活了。

(二)餓鬼法界：餓鬼，就是歡喜發脾氣。瞋心重就轉

餓鬼，做餓鬼去。餓鬼有很大的脾氣，無論甚麼事情，他都要發脾氣，所以誰要是願意發脾氣，就會轉為餓鬼。這餓鬼是怎樣做的？也就是你心裏頭盡發脾氣，就會做餓鬼。

(三)畜生法界：畜生怎樣做的？畜生就是由愚癡來的。你要是愚癡，甚麼也都不明白，就會轉為畜生。你看畜生為甚麼被人支配呢？就因為牠愚癡，不如人聰明。你說你看見有些畜生很聰明，你很羨慕，你很歡喜的，那沒有甚麼困難的，只要你做畜生的事，就會變成畜生。畜生做甚麼事？就是愚癡的事。例如：明知事情不合理，卻一定要做，不管它合理不合理，這就是無明。無明現前變變成愚癡了，所以這樣子就會變成畜生。

這三惡道都是從貪瞋癡來的；那麼三善道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從善功德來的。

(四)人法界：你要是做善事，就可以做人。看你做的善事是大、是小、是多、是少？你做得多，就可以做煤油大王、汽車大王，或者金大王、銀大王、鑽石大王、房子大王、地大王、天大王，做這麼多大王。

(五)修羅法界：立功，有的地方你知道它是功，你立了；有的地方它不是功，你以為是功，也立了。好像去殺人，幫國家打仗，這就是阿修羅的法界。阿修

羅好和人鬥爭，他以為鬥爭勝了，他就有功了，所以就做修羅。天上也有修羅，人間也有修羅，畜生也有修羅，餓鬼道裏也有修羅，這四道裏頭都有阿修羅。

畜生裏頭怎麼有阿修羅呢？有些畜生專門喜歡欺負其他的畜生，如害羣之馬，牠在馬羣中，不是踢踢這個，就是咬咬那個，這就是修羅。還有在人中，你沒有麻煩，他給你弄出一個麻煩，這也是阿修羅。這修羅就是好鬥爭，他有天福，沒有天權、天德。天上的修羅這叫無酒，他沒有酒喝。

你不想做修羅，要先不發脾氣，你有脾氣那就同修羅一樣。所以你想要不做修羅，首先要不發脾氣，要「性如灰」——性情好像灰似的，裏頭沒有火；又可以說「性如水」，好像水似的，誰渴了就飲水，而且水也柔和不硬；又要「性如棉」，像棉花那麼柔軟，誰冷的時候，都要穿棉衣，也就是對人有好處，那就不會做修羅了。有人說，那做人的衣服，我不願意，這是譬喻，不是真的做衣服去，上面是修羅法界。

(六)天法界：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，以為生天上，就是到極點了。啊！到了天國樂園，親近天主。其實這個天主，他在佛教裏只是一個護法。在佛教裏這個天主，不要說他不大，這連坐的地方他都沒有，還要站著。有的人說，那我不相信，天主給佛站著。你不相

信那你就去試一試，你信你的天主去，不信佛，這沒有甚麼關係的。

那麼不懂佛的人，他認為天主是最高了；其實在佛教裏這個天主，就是一個地保官。這個地保官，他管一般老百姓，他說：「我是最大的，這個世界上再也不能沒有比我更大的了，我管著你們，你們都要聽我的招呼。」因為他是一個鄉下的地保官，這些鄉下佬都不知道文化是甚麼？也都不知道佛法是甚麼？也不認字，所以就聽這地保官的指揮說：「他就是我們的主啊！我們要常常接近這個主。」這地保官有時自己單獨去見市長，見了市長又要鞠躬、又要作揖，可是沒有人看見，所以這些老百姓也不知道還有市長管著他。若他去見總統呢？那他更要客氣了，總統叫他坐下，他說：「不要啦！我在這站著就可以了，我站著已經覺得很光榮了。」在〈楞嚴咒〉裏邊有一句「南無因陀囉耶」，那個因陀囉耶就是這個天主。以後你們見著他，就問問他：「你就是天主啊？」他一定面都變紅了。

天法界也是無量無邊的，不是只有一個天主，而是有很多天主的。這個天主，原來是個女人，因為有三十二個女人幫她一起造佛像，給佛裝金，以後得到做天主的果報，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一直到現在，

他還是做他的天主。那有多久以前呢？有幾萬萬萬年幾百萬萬……年也不一定。你不要像歷史學家一定要去追求研究有甚麼證據？沒有甚麼證據。這不過是我現在對你們這麼講，你不信嗎？我不會不高興你不信，這是我說一說，你信不信都沒有關係。為甚麼呢？你信，天主也是天主；你不信，佛也是佛，不會有一個增減的。

(七)聲聞法界：聲聞就是阿羅漢。阿羅漢有初果阿羅漢、二果阿羅漢、三果阿羅漢和四果阿羅漢。有沒有五果阿羅漢？有一次我給人講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有一個很投機的人就說：「我知道，五禪是特別又高一層了。」他造出這五禪。阿羅漢最高是證到四果，初果斷了三界中八十八品見惑。

甚麼叫見惑呢？見惑是對境起貪愛。也就是你見到甚麼境界就被這境界轉了，這叫見惑。對這種境界生出一種貪愛，好像見到一部很漂亮的汽車，你就想法子也買一部汽車，坐到裏邊，嘟！嘟！嘟！就跑得很遠，不用走路了，這就是起了貪愛。你若對這部汽車不起這種妄想，不打這種妄想了，就沒有見惑了。汽車是這樣子，甚至於飛機、洋房或美麗的衣服、東西——包括一切，不需要說明白，你自己明白就得了。總而言之，你見到甚麼，生出一種貪心來，放不下，

甚至於睡覺也睡不著了，盡想這個美麗的東西：「這個真是太好了！」就這麼一想，對境起貪愛——生出一種貪心、愛心來，這就叫見惑。

思惑是迷理起分別。因不明白道理，就生出一些妄想分別。譬如說：「啊！講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不錯……恐怕不是這樣吧！我不應該相信的，我應該信我自己，我不應該信《華嚴經》。清涼國師有十事自勉，那是他的事，不過那麼講，嘿！他也不一定是這樣子的。」這就叫迷理起分別了。分別是這樣子，不是這樣子；講的是真的，是假的，這就叫迷理起分別。這是思惑，有八十一品。

見惑有八十八品，即八十八種。思惑有八十一種，你說你沒有看見那麼多。你不但沒有看見，你連聽都沒有聽見，怎麼會看見呢？

見惑是粗惑，思惑是細惑，塵沙惑就是像微塵和沙那麼多微細的惑。若斷塵沙惑，則像塵沙那麼多不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。說那不錯啊！不錯，你就試一試看，發心來修行。

(八)緣覺法界：聲聞法界之後就是緣覺法界。為甚麼叫聲聞呢？因為他聞佛聲音而悟道，修四諦法：這個佛法，讓衆生來成佛。而菩薩就是依照佛法來教化衆生的，所以他是自度度他。

他也自覺覺他，菩薩自己覺悟了，他想：覺悟是不錯的，啊！甚麼都明白，豁然貫通了，也沒有無明、煩惱了，真是妙到了極點，這種境界真是不可思議。但我一個人得到這種境界沒有甚麼用啊！我應該教所有的同類——就是人，都得到不可思議最妙的境界。於是乎他不留戀在這種妙的境界上，而去忙得不得了，天天要教化衆生，要度衆生，他要令衆生都同樣得到這種覺悟，這是菩薩法界。

菩薩也是從心裏做成的，聲聞、緣覺也都是從心裏做成的。譬如你心裏願意做菩薩，你就行菩薩道；若心裏想：嘿！菩薩道，我才不願意做這一套，菩薩道盡自己吃虧，我是不願意吃虧的，於是乎就不願意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的人，就是發大菩提心，以法界心，修法界行，行法界道。

(+)佛法界：佛是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。德行圓滿，修行圓滿，一切一切都圓滿，所以稱佛。佛是甚麼？就是人嘛！不過他已返本還原，明白他本來的面目，找到他自己的家鄉，所以成佛了。

佛成佛，最先就說這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這部《華嚴經》他說了三七日，共二十一天。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不是應身說的，而是法身說的——佛現毗盧遮那佛相，來說《華嚴經》。在佛說《華嚴經》的

時候，二乘人就只看見佛在入定，沒有說法，法身大士才看見佛在說法，二乘人見佛還是一個丈六的老比丘相在那兒打坐。其實佛在打坐中現清淨法身說《華嚴經》，可是二乘人雖然有眼睛，看不見盧舍那佛；雖然有耳朵，聽不見佛的聲音。佛那時候現出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、圓滿報身盧舍那佛。盧舍那佛有多大呢？有一千丈那麼高——一千丈盧舍那，法身則是徧滿一切處。佛現千丈盧舍那佛身，菩薩都看見佛在說《華嚴經》，可是羅漢就看不見、聽不見。我們現在既不是羅漢，或者是菩薩，為甚麼我們現在看見《華嚴經》，我們也聽《華嚴經》這種法呢？或者是過去種菩薩的因，所以有這種因緣聽這種大法、大教。

這十法界，分開有十種法界，合起來就是我們現前的一念心，我們這一念心徧滿十法界。所以才說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三世一切佛，就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三世一切佛。若要知道三世一切佛是怎樣成的？就應該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例如我們現在參加暑假佛學講修班，你怎麼來的？說我是坐著飛機來的，我是搭巴士來的，或者說我自己開車來的。都不是，你們這都錯了。怎麼錯了呢？因為你是從心裏來的。你心裏想中美佛教會有一個暑假佛學講修班，第一個是九十六

天，第二、第三個也是九十六天，第四個期間縮短了，大概很容易的。所以我去參加這個講修班，試一試看，到那個地方只是幾個禮拜嘛！再困難也可以受得了。於是乎心裏就想去，就來到華嚴佛學講修班當學生。這不就是一切唯心造嗎？你若是心裏不想來，就是有飛機、有輪船、有巴士、有火車，也都沒用。心裏不想來，根本就不會邁步，一步不邁，怎麼會來？所以，這是一切唯心造。

心是甚麼？心就是法界。現在不是說「其唯法界歟」，這不過是換一個名稱，其實就是「其唯如心歟」——就是你的心。你說，原來我認為法界是很大的，現在變成我的心了，我的心很小的。你方才沒有聽見，這十法界都是現前一念心？你的心怎麼小的？你的心比虛空都大，比天地都大，不過你不會用它。你的心是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的，不過你就只知道你有那個小心，像一粒微塵那麼大，那是你境界太小了；你若是境界大，就知道你有大心。

**剖裂玄微，昭廓心境，窮理盡性，徹果該因，汪洋沖融，廣大悉備者，其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焉。**

剖裂玄微：剖，就是拿刀割開，好像把龍眼——桂圓外邊的殼剖開了。裂，你一剖，它就裂開了。剖裂

甚麼呢？剖裂玄微。甚麼叫玄微？玄是玄妙；微是精微。既玄妙又精微，就是這個法界。前面那一段文，是「標舉宗體」。標，標示；舉，舉起來這個宗體。現在這一段文是「別歎能詮」——特別讚歎法界的玄微奧妙，它是太妙了。剖裂玄微，就是把這不可思議的境界給打開了。

**昭廓心境：**這個「昭」和「照」差不多意思。不過這個昭是明的意思——明白了。廓是擴大，張開了，張小使大。本來很小的東西，好像扇子合起來很小，張開來就變成很大。又好像傘似的，平時傘很小的，要是下雨天，把它一打開就大了，這叫張開。那麼這裏張開甚麼呢？張開心境。清涼國師知道我們的心境都是很小的，一點就放不下，誰說你好，你抱著這個好就跑；誰說你壞，你就七八家都搬在一起，眉頭都皺了。你看！這種境界怎能修行呢？或者被罵了一頓，就覺得要發神經了；或者被人譏謗一頓，就覺得很不高興。這都是甚麼道理？這是因為沒有昭廓心境，心境太小了。你若能剖裂玄微，昭廓心境，則可窮理盡性。

**窮理盡性：**這是《易經》上的句子：「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」清涼國師他對《易經》很有研究，這篇序文很多文法，都是從《易經》上拿來的。窮理，

窮是沒有，理是玄理，玄妙之理都窮盡了，再沒有比這個更玄妙的了。盡性，儘是了了，了就是沒有了，性也盡到極點。甚麼叫盡性呢？盡人性，盡己性，並兼盡物之性。盡人性，這個人好爬山；那個人好游泳；那個人喜歡打坐，各有所好，你知道了，這就是盡人性。盡人性，還要盡己性，我已知道別人了，還要知道自己是個甚麼人。我自己是不是一點定力也沒有？是不是一點智慧也沒有？是不是一天到晚想發脾氣，盡不高興？奇怪！誰叫我不高興？甚麼道理？從甚麼地方來的？哦，原來我的無明這麼重。你能體會出這個道理，就就把自己的性也盡了。知道自己了，就不要這麼樣壞了，要往好的路上走，自己給自己做參謀，自己給自己做顧問。那麼人也知道了，自己也知道了，就知道物。茶杯也是個物，是喝茶用的；香爐也是物，是燒香用的，各有所用，各有所長，也都知道了，這叫盡物性。這是窮理盡性。

**徹果該因：**徹是通達，該是包括。徹也就是由果就包括因，因也可以通達果，也就是說的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因該果海——在因地的時候，就包括果地；果徹因源——在果地的時候，就通徹這個因——也就是源頭。這一部經，初發心便成正覺，在這最初一念的發心，就成正覺，就成佛了。所以這叫因該果海，

果徹因源，它就是這樣的玄妙。

**汪洋沖融**：汪是深的樣子，洋是廣大的樣子。汪可解釋為汪汪，汪汪就是很深很深，不知道有多深，好像海深似的。洋可解釋為洋洋，洋洋是既深且廣，所以說好像大海一樣。沖當「和」字講；融是融通，又可說是圓融或通融。這種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道理是既深又廣，但是它又和、又通、又圓融，融會貫通。融會就是把它會合在一起；貫通就好像用線把它穿起來一樣，貫而通之。

**廣大悉備者**：悉備，是完全充足，沒有欠缺的意思，也就是無欠無餘，不少一點點，也不多一點點，正恰到好處。廣大悉備者，完全具足了。具足甚麼呢？具足變種微妙不可思議的道理。

**其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焉**：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七個字，是這一部經的名字。經有通名、別名。「大方廣佛華嚴」是別名，是這一部經特別的名字。單單一個「經」字叫通名，一切的經典統統都叫經。例如大家彼此都叫人，中國人、外國人都叫人。這也就是無論這一部經，那一部經都叫經，這是普通的一個名稱。別名——人各有其名，經也各有其名。姓張的，就是張先生；姓李的，就是李先生，這是姓，又有個名字，或者張大，或者李小，這都是別名。

大：甚麼叫大呢？體包虛空，沒有邊際，所以叫大。

方：就是方法。就個方法，也就是佛法。所謂「法門無量」，佛法的法門無窮無盡，深如大海，所以叫方。

廣：就橫豎來講，橫是廣，豎是大，再也沒有比它再廣大的了。這裏也就包括著：用也大、體也大、相也大；用也廣、體也廣、相也廣。這是大方廣三個字簡單的解釋。

佛：佛是一個大覺悟的人，離覺所覺。甚麼叫離覺呢？天天想要覺悟，沒有離開覺悟；覺悟之後，就離開覺了，離覺所覺，所應覺悟的，他離開了。說那我也離開覺了，我就是佛了，你可以試試看，做一個假佛。佛的智慧朗然普照，離覺所覺，他的智慧比太陽光都光明，普照一切。你若能普照一切，才可以說離覺所覺；你若不能普照一切，那就不能說離覺所覺。

我前幾年遇到一個中國人，自認為自己開悟了，他說：「我以前看佛教的書、道教的書、醫書……所有的書我都看；現在我甚麼書都不看，甚麼書都不需要了。」意思是他滿足了，甚麼智慧都有了。我說：「你現在做甚麼呢？」他說：「我賣酒了。」我說：「哦！難怪你甚麼書都不看，你被酒醉了。」令他很不好意思。開悟不是自己說我已經開悟了，開個甚麼悟呢？

怎樣開呢？好像鎖，鎖上了，怎麼開鎖？要有一把鑰匙才能打開。明明是鎖上了，卻說是開了，這是怎麼樣開的？把鎖打爛了，那不算開。不要不講道理，像土匪似的，把人的家玩給破壞了。

華：就是有芳香，甚麼是芳香呢？德行圓滿了，用德行來莊嚴，有一股異香，這叫華。

嚴：是莊嚴，用修行的功德來莊嚴十種身，佛有十種身，叫做嚴。

經：有很多種意思，有湧泉義，又有繩墨義。甚麼叫湧泉義？經就好像地裏湧出的水泉一樣，源源而來。甚麼叫繩墨義？經講種種的規則、方法，令人照著來修行，就好像木匠由墨斗拉出一條繩來打直線，這叫繩墨義。這條線或者是黑色，或者是白色，無論白色、黑色，都叫繩墨。墨本來是黑色，但白色也可代表白墨。

經又有四種意思：貫、攝、常、法。經從開始到終了，一個字一個字串在一起，就好像念珠穿在一起一樣，這叫貫穿所說義。攝，是攝其所化的機，就好像吸鐵石似的，能吸金屬一樣。例如：有人從紐約來到這裏，參加華嚴佛學講修班，這是經的力量把你攝來的，但你自己不知道。經就像吸鐵石似的，把你從紐約攝到這兒來，這叫攝持。今年暑假班又來了一個

老朋友，記得有一次到紐約，他把我送到青年會，幫了我很大的忙。我不會英文，到了紐約，給這位老朋友打電話，他去找青年會，安排我住的地方。那時我找他，現在他來找我了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這是被經典攝來的，他說他不相信，不相信但他可來了。常，不不變的，不但現在不變，過去也不變，未來也不變，從一開始到現在始終不變，這叫常。甚麼叫法？法就是所有一切衆生，都遵守這個方法，照這方法去做，所以叫做法。無論你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、此方、他方、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、東南方、西南方、西北方、東北方，十方三世一切衆生都要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，這叫法。

經，本來還有很多的意思，但是我講多了，恐怕你也記不住，或者我已經忘了。有人說法師盡開玩笑，不開玩笑那有那麼多真話講！你聽的是玩笑，就是玩笑；你聽的是佛法，就是佛法。你若認為沒有甚麼道理，我講的有道理，也沒有道理；你若認為我講的有道理，我就是講得馬馬虎虎，沒有道理，你也覺得不錯，比美國法師講得好一點。經又有七種立題，所有佛說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，都不超出這七種立題。

## 二、別歎能詮

**故我世尊，十身初滿，正覺始成，乘願行以**

**彌綸，混虛空為體性，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。**

這一段序文叫「教主難思」。

**故我世尊：**故，當「所以」講，所以說我世尊，我世尊就是佛。清涼國師——他稱了「我世尊」，就是我佛。我世尊，可以說是，我將來也可以做世尊，這是一個講法；又可以說，我的世尊釋迦牟尼佛。現在在這一段文上，所應該講的是一一我的世尊釋迦牟尼佛。

**十身初滿：**佛有十身，十身在經文中會詳細地解釋，在此先不論。初滿，就是最初圓滿，得到十身的時候。

**正覺始成：**十身初滿和正覺始成的意思是一樣的，正覺始成也就是十身初滿，十身初滿也就是正覺始成。正覺不像其他外道那種諸惡覺觀。外道也有覺觀，那是惡覺，不是正覺，是邪覺，邪知邪見，他也有智慧，但那是邪知邪慧；佛是正智正慧。佛在最初成佛的時候，三歎奇哉。他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奇哉！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佛說一切衆生都可以成佛，不像其他宗教說，只有我是真的，你們都是假的。佛不是這樣的，佛說一切衆生都可以成佛。這衆生不單是人，就是非人、一切畜生、餓鬼，乃至在地獄裏受苦的衆生，只要他

能改惡向善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就可以成佛的。所以佛教的偉大也就在這裏，它不是說單單我可以成佛，你不能成佛，而是人人都有份，人人都能成佛。佛在正覺始成的時候，就看見一切衆生都可以成佛。

**乘願行以彌綸：**乘，就是乘著他的願行。好像乘船、乘車、乘馬到甚麼地方去。釋迦牟尼佛在因地所發的願行無量無邊，所以說彌綸。彌綸，也是《易經》上的名詞。《易經》上說，聖人造易是根據天地的道理，所以這個道理是彌綸。彌綸的意思，就是周徧包羅萬象。周徧，無所不周，無所不徧。包羅萬有，一切森羅萬象都包括在這裏邊，所以說彌綸。佛的願力，是周徧包羅的，不是像我們發了一種願，以為就夠了。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發種種大願，每一生發一種願，每一生髮一種願，願願成佛道，度衆生，這叫乘願行以彌綸。

**混虛空為體性：**佛和虛空一樣，所以說：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」假設你要知道佛的境界，應該清淨你的意念，像甚麼呢？像虛空似的。混是混融，融會貫通，和虛空合而為一，混合和虛空一樣的體性。虛空沒有相貌，沒有邊際，佛的體性和虛空一樣，所以說混虛空為體性。

**富有萬德：**萬德是一個總相的名字，其實不只萬，

是萬萬德。富有萬德，他寶貴到極點，萬德莊嚴。

**蕩無纖塵：**蕩是坦蕩蕩，也就是掃蕩的意思。好像講堂有時要清潔掃除，若不掃除就會有塵。但是佛是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，他沒有一點塵。富有萬德是智慧明瞭；蕩無纖塵是業障除盡，空了。這個塵，也代表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，所以也可以說是無明斷了，無明斷盡，塵沙的煩惱也都沒有了，把所有一切不清淨的東西，都清淨無餘，都沒有了，這叫蕩無纖塵。  
**湛智海之澄波，虛含萬象。皎性空之滿月，頓落百川。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。無違後際，暢九會於初成。盡宏廓之幽宗。被難思之海會。圓音落落，該十剎而頓周。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。**

這一段文是「說儀周普」，就是說經的儀式，周徧法界。

**湛智海之澄波：**湛，是湛寂。智海，智慧好像海似的，但是是湛寂的，就是不動的，是靜的。澄波是澄清的波浪，沒有甚麼波浪；沒有波浪，也就是煩惱斷盡了。因沒有波浪，所以說湛智海之澄波。

**虛含萬象：**好像虛空包含萬象一樣，在智海裏頭，一切的道理佛都明白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

**皎性空之滿月：**皎，皎潔清淨。性空之滿月，佛性就好像虛空的滿月似的。滿月，就是十五的月光。

**頓落百川：**百川就是有水的地方。頓落，就是虛空的滿月，頓然間落到一切水中，所有有水的地方，都有月光。所謂「千潭有水千潭月」，潭也就是川，就是有水的地方。有水的地方就有月光，所謂「一月普現一切水」，一月當空，普徧在一切水裏，都會現出來這個月的光影。是不是有這麼多的月呢？不是的。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上說：「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。」所有一切水裏的月亮，都是這一個月亮現出來攝照的。雖然有千千萬萬的水潭，現出千千萬萬月的光影，但是月的本體是一個。所以說皎性空之滿月——皎潔自性，好像虛空滿月一樣；頓落百川——頓然間落到一切的水裏邊去了。這也就是說，衆生心裏頭都有水，佛性就是月光，照到衆生的心水裏。「衆生心水淨，菩提日日增」，衆生心清淨了，菩提就一天比一天長大、長高。我們衆生的心水若是清淨了，佛的光明就照到我們的心水裏；我們的心水要是不清淨，佛的性光也不能照到。好像水池一樣，水要是渾濁了，就沒有月光；水要是清淨，在水裏就出現月光。

**不起樹王：**釋迦牟尼佛說《華嚴經》，是在菩提樹下坐著說的，他沒有起來到旁的地方去，就在那裏坐著說，這叫不起樹王。「菩提樹王」，菩提樹為什麼叫樹王呢？菩提樹比其他的樹還要高，根紮得深，枝葉

茂盛，所以叫樹王，也就是菩提道場。

**羅七處於法界：**羅，是羅列。羅列七處——是在七個地方說一次，所以說七處九會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多會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的七處九會是：第一會在菩提道場，第二會和第七會、第八會都在普光明殿說的，第三次在忉利天，第四次在夜摩天，第五次在兜率天，第六次在他化天，第九次在逝多林說的。逝多林又叫重閣講堂，所以說七處九會。這七處九會，都是在最初成道說的。

佛最初成道說了九會《華嚴經》。最後一會所在的逝多林也叫重閣講堂，是後來才造的，在佛成道的時候，這個講堂還沒有。沒有這講堂，他怎麼能夠在這說《華嚴經》呢？這就是一個「妙」字，佛可以把過去的無量劫，搬到現在；把未來的無量劫也搬到現在；所以也沒有過去，也沒有未來，也沒有現在，所謂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為甚麼呢？你說有現在，這是一個執著；你說有過去，也是個執著；你說有未來，還是個執著。你若沒有執著，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現在的不停。你說這是現在，這眼前的一剎那已過去了，所以現在的不停；過去的，已經過去了；未來的，還沒有來，所以三心了不可得。這就是破人的一種執著。

現在釋迦牟尼佛「不起樹王」，他在一個地方，不起於座，卻能昇到一切處，徧一切處去說法。又能在所有的諸佛國土，都坐在菩提樹下，不起於座而昇到一處，為衆生說法。又可以說他在這一個地方，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說法，也是不起於座，就能夠到其他世界去說法。又可以說在一處，就可以徧滿七處來說法，為甚麼呢？這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能納無量劫為一念，延一念為無量劫，所以說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，就在菩提樹下坐著，而到七個地方去說九會的《華嚴經》。

**無違後際：**依照人的思想來看，一定有前有後，後面不能搬到前面，前面也不能搬到後面。可是釋迦牟尼佛說法的妙處，不是凡夫所能知道的。佛在最初成佛的時候，就可以現出一個逝多林，在那兒說法。也就是在重閣講堂，又叫野閣講堂，因為是在野外造了一棟閣樓，有好幾層樓，所以叫做重閣。佛最初成佛時，沒有這個講堂，但他可以現出這個講堂，在這邊講《華嚴經》。所以這叫做無違後際——不違背後邊的邊際。

**暢九會於初成：**佛暢談九次的法會，在最初成道的時候，用了三七二十一天的時間，說完華嚴大法。

**盡宏廓之幽宗：**盡，窮盡；巨集廓，巨集是宏大。

廓可以說是空，又可以說是張——張大。幽宗，這個幽是玄妙的意思。本來幽是很幽暗，但是這裏的幽不是黑暗，這是一種妙處，這種妙處，人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見，也不容易聽到，這叫幽宗。

**被難思之海會：**被，是教化加被。佛法可教化不可思議數量的衆生，好像大海會在一起。海會，海是大海；會，是大家聚會在一起。佛說《華嚴經》是用海印三昧說的；佛說《妙法蓮華經》時，則是入了無量益處三昧。甚麼叫海印三昧呢？是所有的香水海，這香水海澄靜無波，可是十方世界一切衆生的色身，都現在香水海，就好像用印印到物質上一樣。所有世界的一切衆生，有形有色的，都有一個影子在這香水海裏，好像有個印紋似的。因為十方的衆生在香水海裏都有一個印，所以就叫海印。而佛是入了這種三昧，所以叫海印三昧，因此說被難思之海會。

**圓音落落：**甚麼叫圓音？圓，是圓滿；音，是音聲。這一種的音聲，非常圓滿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」佛說法，天人聽，就是天上的語言；菩薩聽，就是菩薩的語言；阿羅漢聽，就是阿羅漢的語言；人聽，就是人的語言；畜生聽，就是畜生的語言；餓鬼聽，就是餓鬼的語言；地獄道的衆生聽，就是地獄的語言。所以說佛用一種音來說法，無論那一

種類的衆生，都明白這個法，所以說衆生隨類各得解。落落，就是一切衆生，一聽這個法就明白了，好像落到他心裏一樣，這是圓音落到衆生的心裏頭。這種聲音不是單單一個國土，就是在西方或其他的他方國土，也能聽見佛說法的音聲，也能見到佛說法的形像。好像甚麼呢？好像虛空裏淨滿月一樣。淨滿月在虛空，每一個人見了這個月，都說是對著他，月光正照著我。佛也是一樣，佛說法的時候，衆生看見，佛正面對面給他說法呢！就好像月光照著自己一樣，這叫做圓音落落。

**該十剎而頓周：**頓，是頓然間。頓然間就周徧了，包括諸佛國土，諸佛的剎海。十剎是一個國土的總名，其實不止十剎，無量諸佛剎海，都現出來釋迦牟尼佛說這法的樣子。

**主伴重重：**主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；伴，就是一切的大菩薩。這是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所以說主伴重重。

**極十方而齊唱：**極，是到極點。到十方諸佛國土，同時演說《華嚴經》，講《華嚴經》。在每一個諸佛國土裏邊，都現出七處九會，其他的世界也現出來七處九會，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演說這華嚴大法，所以說極十方而齊唱——同時來宣說這部經典的道

理。

講到這一段的序文上，有人起了懷疑心，說：「法師，你前幾天講：『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二乘人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。』今天又說：『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』這豈不是前後矛盾嗎？這個道理講不通呀！」不錯！你問得很有道理。可是這個道理，只是你自己這麼樣想，我已講過不可思議、不可思議，你還這麼樣想，怎麼可以呢？雖然說二乘不見不聞，這是因為緣還沒有成熟，所以不見佛；等緣成熟的時候，不但二乘，就是三乘、四乘都可以聽見。甚麼叫三乘？三乘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甚麼叫四乘呢？再加上佛，就是四乘。

有一句話說：「天雨雖寬，不潤乾枯無根之草；佛門廣大，雖度少緣不善之人。」天下雨就好像佛法似的，大樹就得大的滋潤；小樹就得小的滋潤；可是幹而無根的草，雨想要滋潤，也滋潤不了它。佛門雖然廣大，但難度一一沒有法子度少緣不善之人，也就是和佛沒有緣的人。所謂「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。」這也是對面不認識觀世音，觀世音就在你對面，你念觀世音，拜觀世音，誦觀世音，但當你見到觀音，卻不認識觀音。說我沒有見到過呀！見到了我就會認識。其實你天天都見，天天不認識。觀世音菩薩認識你，

你不認識觀世音菩薩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佛門雖然廣大，不想往善的做，不想往好的做的人，也沒有法子度他。所以有的人學佛法，學學就跑了，這就是好像沒有根的草似的，雨沒有法子來滋潤它；學佛法也是這樣子，見和聞，這都要有一種緣，若沒有緣呢？就是想見也見不著。所以各位現在到中美佛教會暑假講修班，我們都是很有緣的，才能遇在一起，研究佛法，這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，應該高興。

**雖空空絕迹，而義天之星象爛然。湛湛亡言，而教海之波瀾浩瀚。若乃千門潛注，與衆典為洪源。萬德交歸，攝羣經為眷屬。**

**雖空空絕迹：**這是即相離相，就是在相上就離開相，怎麼樣離開呢？你沒有執著，就是離開，相而無相。雖，是雖然，雖然說空，空也絕迹。空，就是把相空了，空空是把沒有相也空了。絕迹，這種迹斷絕了。雖然迹斷絕無相，但是即相離相。

**而義天之星象爛然：**天以自然為義，而義天之星象，這義理好像天那麼大，這個天又有星，又有日光的星象。爛然是光明的樣子，也就是說佛教的教義，好像天那麼大，在教義裏邊包含種種道理，所以稱義天之星象爛然。

**湛湛亡言：**湛是湛寂，也就是清淨的意思，清湛

而靜寂。亡言，沒有甚麼可說的，這就是即言顯言。為甚麼要顯言？要是沒有話說，也不能明白表示沒有話可講的道理；你要是想明白在言語而離言語，你必須要用言語來形容明白沒有言語的道理。所以這一句與下一句，是「言該本末」，所說的話，本來說本，也該了末；本來說末，也該了本，本末不二，這就是始終如一。所以說湛湛亡言，而教海之波瀾浩瀚。

**而教海之波瀾浩瀚：**教是佛教——佛所說的五時八教。五時是(一)華嚴時(二)阿含時(三)方等時(四)般若時(五)法華涅槃時。八教是(一)藏教(二)通教(三)別教(四)圓教(五)頓教(六)漸教(七)祕密教(八)不定教。

五時：第一時說《華嚴經》，這叫華嚴時。《華嚴經》只說了二十一天，但二十一天內所說的法怎麼會這麼長呢？其餘的《法華經》、《涅槃經》說了八年也沒有《華嚴經》這麼長。因為這是盧舍那佛說的，所以說得又快又多。第二時阿含時，《阿含經》講小乘教的四諦法和十二因緣法，這叫三藏教。第三時講方等諸經，就是由小乘剛要往大乘的初門，就叫通教。為甚麼叫通教呢？它通前通後，和前三藏教也通，和後邊的般若教也通。第四時是講《般若經》，這叫別教，別前別後，和以前的通教也多少有所分別，和以後的圓教也不同，所以叫別教。第五時是法華涅槃時，這

叫圓教，專度大乘，為大乘根性說法。

八教：藏教就是三藏教；通教就是方等；別教就是般若；圓教就是法華涅槃。頓教就是來得很迅速，立刻就可開悟。漸教就是漸次地開悟，一點一點地開悟。祕密教是為此說，而彼不知；為彼說，而此不知，彼此互不相知。不定教就是法沒有定法。全部合起來叫八教，八教叫教海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，所有的經藏猶如大海那麼多，所以叫教海。

波瀾，疲 是小波浪；瀾呢？是大波浪。波浪中的大波浪叫波瀾。浩瀚就是大而沒有邊際的樣子。

**若乃千門潛注**：若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意思，也就是轉語詞。千門表示門之多，並不是一定是一千個門，或者九百九十九也不一定，或者是一千零一也不一定，總起來說為千門潛注。

潛，就是人眼看不見，但水可流到的地方。好像大海，所有的江河湖水都歸於大海裏去，有的你可看見它流到大海裏去；有的你看不見，它也流到大海；有的在地的上面流到大海裏面去；有的在地底下潛流到大海裏去，你看不見，這叫潛注。又可以說大海的水周徧大地，你在大地上無論那個地方，你把地掘開，裏邊都是水，這也就是地裏邊都有潛注的水。所以你把地挖開它有水，就好像我們人身有血一樣，人身沒

有破皮的時候，血不流出來；若把皮割開，血就流出來了；這也就是人身裏邊的潛注。又好像打藥針，用一支裝上藥的玻璃管藥針，打入人身上的血脈裏去，這也叫潛注。這在中文就叫注射藥針，好像射箭的射，給注射了，所以叫射。而千門潛注就如注射藥針。

在這裏千門潛注也就是所有佛法裏邊，無論是五時八教，是大乘、小乘，所有種種的教義的教理，好像水都歸到大海裏一樣，所以說與衆典為洪源。

**與衆典為洪源：**衆典就是一切的經典——三藏十二部，這十二部，講過很多次了，「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，因緣譬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，論議共成十二部。」這是十二部經的偈頌，要詳細知道，可以問一問這些出家衆，他們若是記得就會講給你們聽，若記不住呢？他們就要找一找，這樣子你們會得利益，他們也會得到好處。因為他們忘了，又可以記起來；你們不知道也可以知道，這是自利利他的法門。洪源也就是表示經典好像大海似的。

**萬德交歸：**佛具足萬德，德無不備，障無不寂，所以這萬德是德的總稱，交歸是互相歸回來，歸回到甚麼地方呢？歸回到《華嚴經》。

**攝羣經為眷屬：**《華嚴經》在一切經裏邊是經王。《法華經》是經中之王，這《華嚴經》是王中之王，

在王裏邊的王，王中又王，所以攝羣經為眷屬。《法華經》能攝其他的經為眷屬，而《華嚴經》又攝《法華經》為眷屬，所以說攝羣經為眷屬——和它做一個眷屬、一個族姓，但是它可是一個王。

**其為旨也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，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，用繁興以恒如，智周鑒而常靜。**

**其為旨也：**這一段文是說「旨趣玄微」。旨趣，旨是宗旨，趣是趣向。這部經宗旨的趣向，玄妙而精微。

**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：**冥是冥契，是契合的意思。契合真體，這個真體，也就是個本體。萬化是世間造化的開始，也就是造化之種，所以叫萬化。域是疆界，就是那種地方。也可以當「處」字講，你要是不懂「域」字，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那個地方。冥真體，就是契合這本體，本體也就是佛的法身。佛的法身是甚麼樣子呢？也就是法性，法性是甚麼樣子？法性像虛空似的，無取，你不能取，你不能說法性在這，我把它拿來搬到這個地方，沒有法子搬的；亦無見，也沒有辦法看得見的，因為甚麼？因為它像虛空似的，你怎麼可以見？你說你把虛空拿來我看看，你拿不到的，你說我看看虛空，虛空是無邊無際的，你看不見虛空是個甚麼樣子。虛空就是甚麼也沒有的，甚麼都沒有，你說它是個甚麼樣子？沒有個樣子，所以說亦無見。

性空即是佛，你能性體達成空寂，這就是佛。不可思量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這就是佛的境界。前邊已經講過了，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」誰要是能像虛空似的，誰就是佛了；要是不能像虛空似的，那還要修行。佛就好像虛空一樣，所以說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，雖然是虛空，但是還有妙有，真空裏面生妙有，妙有不礙虛空，虛空不礙妙有，所以說——

**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：**顯，顯露出來。德相是萬德之相，佛的功德相，顯佛的功德相於重玄之門。重玄就是玄之又玄。所謂重玄之門，就是衆妙門，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衆妙之門是非常玄妙的，佛的德相在玄妙門徑裏頭顯現出來。

講起佛的德相是說不完的，有這麼一首偈頌，講佛的德相，說：「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飲盡，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。」剎塵就是法界微塵剎海的國土，不知有多少。剎塵心念——好像剎塵那麼多的心念，也可以數它有多少。大海中水可飲盡——大海的水沒有法子飲得盡的，但是也可以一口就把五湖四海的水都喝盡了。虛空本來不可量的，但也可以數量出來，有多少虛空。風可繫——這個風，你用繩子也拴不住它。那麼，假設你有神通，可以把

風拴住；虛空，也可以把它量出來有多少；大海的水，你用神通一口把它都喝幹了，剎塵的心念都可數盡，算明白；可是沒有辦法能說出佛的功德有多少。所以說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，為甚麼說重玄呢？就是重重無盡、無盡重重。

**用繁興以恒如：**它的用途多得不得了。繁，是多；興，是興起。用繁興——用途很多；以恒如——常常的。如，是靜的意思，也就是不動的意思。

**智周鑒而常靜：**智慧周徧來觀察。鑒，是觀察；常靜，是恒靜。

**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。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。**

**真妄交徹：**甚麼是真？甚麼是妄？妄是從真那裏來的，真是從妄有的。所以真不記妄，妄不離真，這叫真妄交徹。好像甚麼呢？好像水的波浪和溼性是一體的，波浪不離溼性，但是溼性可不是波浪。這溼性和波浪，也就譬喻真和妄一樣，妄就不波浪，在溼性裏邊生出一種波浪，就有了妄；溼性就是真，所以在波浪裏邊也就有溼性。溼性的本體是沒有波浪，單單溼性不一定有波浪，所以用來譬喻真妄交徹這個道理，真裏邊包含有妄，妄裏邊包含有真，雖然是兩個名稱，但是原來是一體，原來都有溼性。《永嘉大師證

道歌》上說：「不求真。不斷妄。了知二法空無相。」為甚麼不求真？真也沒有一個相；為甚麼不斷妄？妄也沒有一個相。你要是迷的時候，就是妄；你若是悟的時候，就是真，因此叫真妄交徹。這個真妄交徹，彼此不相捨離的，所以才說——

**即凡心而見佛心：**就在凡夫的心，你就可以見到佛心，可是凡夫可以成佛；但是佛是不是也可以做凡夫呢？不能這樣講。因為佛若再做凡夫，那麼，人就不需要做佛。佛不做凡夫，如果他化身為凡夫，那是化身去做凡夫，他本體是如如不動的。那麼凡夫是不是永遠都是凡夫呢？就在凡夫的心性裏邊，就可以見到佛性，因此應該這麼講，凡夫可以成佛，不可以說佛又可以成凡夫。所以說即凡心而見佛心——就在凡夫的境界上，就可以見到佛的境界。為甚麼呢？因為真妄交徹，是離不開的，衆生怎麼可以成佛呢？因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不單單是人，所有的衆生都可以成佛。

講了這麼多天，甚麼叫衆生呢？衆生一般講有胎生、卵生、溼生、化生。胎就是因為有情才有胎生，胎因情有，父母有感情才生出子女來。卵惟想生，卵生的衆生是因想而生，好像雞抱雞蛋，牠趴在那想我這個雞子或者雞女就快生出來了，牠可以一天到晚這

麼想，想來想去，也不出來了，就趴在那兒一點也不動，因為老母雞一定要雞子出來，一定要生。快點！牠（母雞）這麼想，想來想去地，果然遂心滿願，這個小雞子生出來了。母雞就用嘴把蛋啄開，一啄開了，母雞就歡喜得不得了。母雞熱得身毛都脫去了也不走，甚至豁出命來，死了都要把雞女、雞兒生出來。你看這就因為想而想出來的，以前下蛋也就預備生雞女、雞子，所以抱在一起就生出來了。母雞抱小雞的時候，牠這種想，那真是專一沒有雜念，牠不打其他的妄想，只有一個妄想，快點快點，再等一天就可以了，第二天又再多等一天，等來等去，等到三七二十一天或四七二十八天，就生出小雞了。

濕以合感，濕生就是有和合的機會，而生出這個濕生。例如：水土互相和合的地方，有一點不垢不淨的樣子。你說它乾淨，也不是乾淨；你說它邈邈，也沒有生出蟲子。這時候，哦，它還沒有生蟲子，等不多久！這個水土相合的地方，得到太陽光種種的因緣，就生出各種蟲類。化以離應，例如蝴蝶是由蛹化出來的。若講十二類生，除胎生、卵生、溼生、化生外，還有有色——有形色可見，無色——無形色可見，有想——有想的衆生，無想——沒有想的衆生。又有非有色、非無色、非有想、非無想的衆生。有這麼多

種類的衆生，你要是想明白，要以研究研究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明白。衆生是衆緣和合而生——很多的因緣幫助他生，所以叫衆生。衆生可以成佛，因為都有佛性，因為這樣，所以說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。

**事理雙修**：事是事相，理是理體；事是有相，理是無形。無形即是理，好像我們成佛，成甚麼佛？就是成一個理。我們知道有這一種道理，所以要依據這個理來修。《華嚴經》講四種法界，就是(一)事法界(二)理法界(三)理事無礙法界(四)事事無礙法界。現在講事理雙修，又修事相又修理體，事也不礙理，理也不礙事。

**依本智而求佛智**：本智是我們每一個人本有的智慧。依照我們本有的智慧來求成佛的智慧，成佛的智慧，也就是證得我們本來的智慧。而人人都有本智，所以人人都可以開佛的智慧；要是沒有根本的智慧，也就不會成佛。這不但人人都有，一切衆生都有根本的智慧，所以才說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。

各位把《華嚴經》研究明白了，也就即凡心而見佛心；再能依照《華嚴經》的方法來修行，這也是依本智而求佛智——得到佛的智慧。不讀《華嚴經》，不知道佛的真富貴，《華嚴經》是佛最大的寶藏，無價的珍寶都在《華嚴經》裏頭，所以聽過《華嚴經》的人，

才知道佛法的妙處。

**理隨事變**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。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。

**理隨事變**：道理和事相交徹，所以有的時候，理會隨事變化，一變成多，多又變成一，一多緣起。無論是多是一，這種緣起是沒有邊際的，所以說理隨事變——

**則一多緣起之無邊**：你明白一樣，樣樣都明白；一樣不明白，樣樣都不明白。所以說，得一萬事畢，你得到一，萬事都會完了，若沒有得到一，也得不到多；得不到多，也不明白一。一本散為萬殊，世界上種種色色，形形相相都是從一生出來的。你們算衆生算算看，人是一，狗是二，貓是三，豬是四，算到無量無邊，連老虎和獅子都算了，有多少？這從那來的？從「一」這個數來的，所以一本散為萬殊。那麼萬殊又怎麼樣呢？仍歸一本，還要回到一個地方，甚麼地方呢？我告訴你，一個生，一個死，就是生死的地方。無論你是甚麼，都離不開生死，所以啊！雖然是形相不同，到結果還是一個。一本散為萬殊，就是個生，萬殊仍歸一本，就是個死。

**事得理融**：事和理融會貫通，而無障礙。《華嚴經》是講圓融無礙的道理，大能入小，小能容大的事理。

**則千差涉入而無礙：**千差是有千種的差別，涉入就是交徹。雖然有千萬種的差別，但是彼此互相涉入而無障礙。這種妙境界，可以說是凡聖交徹，事理交徹，善惡交徹，真妄交徹，是非交徹。可以將這句變化為百千萬句，這叫一多緣起之無邊，也可以說千差涉入而無礙。

剛才講了這一段序文，有個學哲學的說，有多少意思，合乎一點邏輯；有一個學社會學的說，這個不對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是非不分，善惡也不分，事理也不分，真妄也不分，這不分怎麼能證明是個真？是個妄呢？你要是願意沒有事情找事情做，那事情多得很；你要是不願意在頭上安頭，那就根本沒有個事情；你若再不願意，像演若達多，各處去找頭去，那更沒有事情。

那個演若達多，沒有聽過《楞嚴經》的人不知道，我給你們講一講，很有意思。他一早去照鏡子說：「咦！鏡子裏面的這個人有頭，我怎麼沒有頭呢？我的頭跑那去了？鏡子裏的人有頭，我沒有頭了！」於是他就發狂了——沒有頭還能活著？所以就跑到街上問，你看見我那個頭到甚麼地方去了？我的頭到那裏去了？各處去問人。你看！這是不是沒事情找事情幹？要是沒有頭，又怎麼會說話呢？又怎麼能去問人呢？但是

他不明白這一點，就有這個執著說他頭丟了，頭沒有了。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「騎驢找驢，騎馬找馬」，騎到驢身上，說驢到那裏了；騎到馬身上，卻在找馬。自己騎著都不知道，這就是一念的無明把他遮住了，而到處找。你們想一想，要是向下邊一看，把無明破了，原來馬是我騎著，不必找了；原來驢也是我自己騎著，也不必找了。真妄——你要是找真妄，就是有所執著，就有真妄；你要是無所執著，真妄根本就是一體。

所以講起「一多緣起之無邊，千差涉入而無礙」，究竟是甚麼道理呢？一點道理都沒有，這叫無有定法。你要往這邊講也可以，向那邊說也可以，說來說去，說的都是假的；你們天天能多打一分鐘的坐，那就是真的。說的是假的，行的才是真的。

你們學明白多一點道理，這這是開多一點智慧；你多坐一分鐘，得到多一點定力，這叫做定慧雙修。聽經就是修慧，打坐就是修定，你不再亂講話，這就是修戒，你不想偷著吃東西，這也是修戒。這裏也沒有好偷的東西，所以乾脆就不要想，這就是戒律。殺生更不要談了，這個地方不會有殺生的。有人說這不對，我天天都想殺人，你要殺人，先把自己給殺了，為甚麼呢？不殺自己，自己會變妖怪，你想要殺人，

那就會變妖怪、變魔王。那麼說殺我自己，我也捨不得，我叫你殺自己，是殺你的殺性，不是殺你這個人，把你的殺心殺了它，為甚麼我要生想殺人的思想呢？要停止我這個思想。你要是能這樣子，就是殺無明賊，斷煩惱惡，這是真正的殺，不妨多殺一點，把無明殺了。為甚麼你要殺人？那就是無明，你要先殺這無明。所以我叫你殺自己，並不是殺你自己，而是殺你的無明，把無明斬斷，斬破了它，無明斬破就是不黑暗，就是光明。妄就是黑暗，電燈就是真，真妄也是這個道理，真是破妄，妄是顯真。你看我們現在因有電燈，有真的光，所以我們人人都看得見，能看經、寫字；要是沒燈光，想寫字，開著眼睛也寫不出來字。有人說：可以用天眼嘛！你有天眼，可以用天眼，沒有天眼用甚麼眼？用地眼？這就是真妄的道理。

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，六位不亂以更收。廣大即入於無間，塵毛包納而無外。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。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。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。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。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。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。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。萬行芬披，比華開錦上。

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：故得，就是接著上邊的「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」那裏來，所以得到十身

歷然而相作。十身，有兩種講法，有兩種事實，第一種就是(一)菩提身(二)願身(三)化身(四)住持身(五)相好莊嚴身(六)勢力身(七)如意身(八)福德身(九)智身(十)法身。第二種講法是(一)衆生身(二)國土身(三)業報身(四)聲聞身(五)緣覺身(六)菩薩身(七)如來身(八)智身(九)法身(十)虛空身。這十種身是同時具足，而互相相應，所以叫「同時具足相應門」。

甚麼叫(一)衆生身呢？衆生是衆緣和合而生，每一類衆生都有他的身體，這是衆生身。菩薩為了觀機逗教——觀看著機緣來教化衆生，因人說法，為甚麼人就說甚麼法，所以現衆生身而為衆生說法。(二)國土身：我們所住的國土，都是菩薩所化現的，菩薩化現一個國土身，來利益衆生，教化衆生，令一切衆生在這個國土來發菩提心，這叫國土身。(三)業報身：衆生有衆生的業報，菩薩也現出這麼一個業報身，來教化衆生。又現出(四)聲聞身：聲聞就是比丘相。(五)緣覺身：又叫獨覺身，來教化衆生。我們現在誰發聲聞的心，誰就是聲聞；誰發緣覺的心，誰就是緣覺。(六)菩薩身：你要是發菩薩心，你就是菩薩。你這個菩薩，或者就是那個菩薩所化的化身。菩薩現出菩薩身，菩薩身就是利益衆生，把自己忘了。又現(七)如來身：就是現佛身。也現出(八)智身：有智慧的身體。又現(九)法身。又現(十)虛空身。

這十身，可以同時化現出來，而本來的身不變，所以說十身歷然，歷就是明明白白地顯現出來了。而相作一一現出衆生身相、國土身相、業報身相、聲聞身相、緣覺身相、互相現相而作佛事，彼此不相障礙。不是像我們人，就這麼一個身體，走到紐約去，三藩市就沒有了；走到檀香山去，紐約又沒有了。這不是這樣，能同時現出這十種身，而互不相妨礙，這是同時具足相應門一一同時能現這十種的身。

**六位不亂以更收：**六位是甚麼呢？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這是四個位，再加上等覺、妙覺就是六位，這六位有條不紊，一點都不亂。以更收，這就是同時在一個時候，具足這十身，圓滿這六位，而不會錯亂。

**廣大即入於無間：**廣大是最大，無間是最小，但是這廣大能到無間這麼小的地方去，而這個大還不會小，妙就妙在這個地方；並且這個廣大的境界到最小的地方，這個最小的地方也不會大。這叫甚麼呢？這叫「廣狹無礙自在門」一一廣不礙狹，狹不礙廣。你在無間的地方，可以見到廣大的境界；而廣大的境界又是在無間裏邊。

**塵毛包納而無外：**塵，是微塵；毛，是一根毫毛。塵毛能把廣大包到裏邊而無外，不會包不下的。也就

是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於一毛端，現寶王刹」，在一根的毫毛梢上現出諸佛國土，一切衆生都在這國土裏邊。「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」，坐到一粒微塵裏邊講經說法，雖有無量的衆生來聽法，卻全都在這一粒微塵裏邊。所以，這種境界就是廣狹無礙自在門——廣不礙狹，狹不礙廣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。這種的境界不是凡夫所可想像的。

**炳然齊現，猶彼芥瓶：**炳然，是很清楚的樣子。好像芥子裝到一個玻璃瓶裏，芥子雖很小，但看得清清楚楚，一齊現出來。這是一多無礙，多不礙一，一不礙多。

**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：**一有多多的成分，多也有一的成分好像海裏邊的一滴水，具足海的味道，《華嚴經》也是這樣子。

**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：**燈光互不障礙，在虛空裏頭，在一千個燈，每個燈現出自己的光來，彼此互不障礙。這一個燈不會說，你這個光太大了，障礙我這個光；那一個燈也不會說，我這一個光太小了，被你這個光給照沒有了。互相都不障礙，這叫和光。在虛空裏，一個燈也是有光，一千個燈也是有光，這就是一多無礙。《華嚴經》的道理也是這樣子，無量無邊，但是互不障礙，都是很清楚的。

**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：**好像秋天的時候，秋空的月光，或者是隱，或者是顯，有時它就月盈，有時月虧。但是隱幫助顯，顯幫助隱，如月滿後就虧了，虧了又滿，《華嚴經》也有這種道理。所以說似秋空之片月，好像秋空的月一樣，這叫「祕密隱顯俱成門」。

**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：**重重，就是左一層，右一層，很多層，重重無盡。交映是互相交映，你的光照我，我的光照你，這叫重重交映，互相來顯光明。好像帝釋天及大梵天前的網羅幢一樣，這個網羅幢是圓形的，旁邊都有一些孔，好像魚網似的，一個孔接一個孔，在每一個孔裏邊鑲一粒寶珠，而每一粒寶珠都會放光；所以這麼多重重無盡的孔，就有重重無盡的寶珠在這個網羅幢上鑲著，珠光互相交映，所以說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。

**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：**這一部經是圓融無礙的，好像晚間做了一個夢，在這個夢裏邊，覺得時間過了很久，在夢裏又做皇帝，又做官，又發財，做種種的夢。在一個晚間所做的夢，就有一生那麼長的時間，《華嚴經》也有這一種不可思議的道理，所以才又說法門重疊。

**法門重疊，若雲起長空：**《華嚴經》的法門重疊無盡，無盡又重疊，所以叫重疊。就好像雲彩在虛空裏，

左一層，右一層，雲起長空，這一塊雲過去了，那一塊雲又來了，《華嚴經》的道理也是這樣子。

**萬行芬披，比華開錦上：**這是六度萬行芬披，華開錦上，好像在錦上繡上花——錦上添花，這個錦就是錦繡。本來的花就好，又再加上多一點花，而這花也是重重無盡，所以說好比錦上添花。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：「錦上添花千個有，雪中送炭半個無。」錦上添花——好像做了總統了，又有人給送這禮物，又有人給送那個禮物。總統太太想要一串鑽石項鍊，即刻就有，不知有幾百個人送，這個也送，那個也送。本來她只要一串，結果幾百串都收到了，但是她不會對人講說：「我已經有一串了，我不要你這串了。」這就叫錦上添花。雪中送炭半個無——在雪裏那個人，冷得不得了，他貧寒到連個房子也沒得住，沒有房子住，住到甚麼地方呢？住到雪地裏邊。可是就沒有人給送一盆炭火去，叫他溫暖一下。錦上添花本是這個世間的潮流，人人都趨炎附勢，趨炎——熱鬧的地方，附勢——依附有勢力的；那麼，當時用這個來比喻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就等於錦上添花一樣，好上加好。

**若夫高不可仰，則積行菩薩，曝鰓鱗開龍門。深不可窺，則上德聲聞，杜視聽於嘉會。**

這一段序文，今天未講經前，就有人先問，說他

不明白，我以為他想要捷足先登，現在才明白，今晚是他翻譯成英文，這還可以。本來在沒講經之前，這個道理你明白不明白，不能問，因為在沒講經之前，你也來問，他也來問，若有幾百個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就變成幾百個人來問，盡答覆這問題的時間，就是一天也不夠。所以講經的規矩，是沒講之前，你明白就明白；不明白就等到講的時候再明白，不能先問。這是因為人太多了，問了也沒有法子答覆。

**若夫高不可仰：**這是非常之高，高不可仰——普通的高，可以看得見；要是高得太厲害，望都望不見頂。

在《論語》上，有人問顏回，孔子是怎麼樣的境界？說：「你的老師，他是怎麼回事？怎麼樣？」顏回說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」仰之彌高，越仰看就越高，彌高沒有再那麼高的了，太高了；鑽之彌堅，要是用鑽子來鑽它，那更堅固，沒有法子鑽得進去。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」看似在前，但不知甚麼時候就跑到後邊去了，這就是不可思議。那麼，現在這就是說仰之彌高，用這「高不可仰」，那是更彌高了。

**則積行菩薩：**積行菩薩就是由無量劫以來，生生世世都修行，修了不知多久的時間，可是對《華嚴經》不相信，也不依照《華嚴經》的道理去修行，這就不

能到佛覺。你要是生信了，這才算跳過龍門了；你要是對《華嚴經》不生信，就好像沒跳過龍門似的。沒有跳過龍門，是因為這龍門太高了，所以沒有跳過去。甚麼是龍門呢？《華嚴經》就是龍門。積行菩薩因不相信《華嚴經》，就好像鯉魚沒跳過龍門，不能變成龍，這叫曝鯉鱗於龍門。

**曝鯉鱗開龍門：**鯉是魚的呼吸器，在魚頭的兩側；鱗就是魚鱗。這裏有一個公案，也就是有一個傳說，甚麼傳說呢？孔子的兒子叫鯉，為甚麼叫孔鯉呢？因為生他的時候，皇帝賜給孔子兩條鯉魚，所以孔子就叫他孔鯉。其實叫孔鯉，我認為很不合法的，雖然是皇帝賜給你鯉魚，但是魚是死的，那為甚麼叫一個生的活兒子，要叫死魚的名字？所以孔子自己生兒子，也不會取名字，取個孔鯉，就因為紀念那天他有鯉魚吃，所以他這個兒子，變成一條鯉魚了。

鯉魚，牠會跳的，好像蛤蟆，會跳還會蹦。據說龍宮有龍門，這個龍門有多高呢？我因為沒有到龍宮裏去參觀遊歷過，不知道有多高，大概最低限度有兩丈高一二十尺那麼高。這鯉魚無論是大的、小的，要是能遊到龍門邊，從門外跳到門裏去，就會變龍了，所以就叫鯉魚跳龍門。鯉魚要是跳得過去，就變成龍；若跳不過，就把鯉摔爛了，或者把魚鱗摔掉了。這鯉

和鱗摔壞了還不要緊，怕就是怕摔死了，這生死關頭，這在這個地方。就好像我們人要開悟的時候，要是沒有執著，過了魔障，就開悟了；要是正要開悟的時候，你執著，就著魔了。著魔了，那甚至於生命都沒有了，所以開悟不是那麼容易的，也就是和鯉魚跳龍門是一樣的。跳過去就成龍；跳不過去，就變成泥巴，就是死了，死了變成泥巴，這叫曝鯉鱗。曝，是被太陽曬，鯉魚因沒有跳過龍門，被太陽曬乾了，也就要變成微塵了，所以這叫曝鯉鱗於龍門。

**深不可窺：**深，就好像大海水一樣，深不見底。窺是窺探，你看不見海的底有多深。

**則上德聲聞：**上德是有大德的人，好像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須菩提、阿那律陀、老迦葉等，這些都是上德聲聞。

**杜視聽於嘉會：**杜是堵上，杜絕了，也就是塞住了，塞住甚麼呢？塞住他們的耳朵、眼睛，所謂「有眼不見盧舍那，有耳不聞圓頓教。」這叫杜視聽。在這個七處九會的嘉會中，這些上德聲聞雖然在佛的旁邊，但是他們聽不見，不明白《華嚴經》的道理。

《華嚴經》的序文講一個多禮拜了，我今天又想起來了，要問一問你們各位，還記得不記得清涼國師的十種願？誰能記得，背出來給我聽一聽。第一、體不

捐沙門之表：就是不破壞，不蠲除，不捨棄，不把沙門這種樣子佈施給人，送給人。這種樣子絕對不能送給人，絕對是他自己要的。第二、心不違如來之制：連心裏邊都不打妄想，不違背佛的戒律。你看這個厲害不厲害？第三、坐不背法界之經：無論在甚麼地方，他的背後如果有《華嚴經》，他就不坐，他一定對著《華嚴經》坐。你要是單說不違背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誰能違背它？沒有人可以違背它。或者說他坐在那兒，不背誦《華嚴經》，這又錯了。還有目不視非儀之彩：彩就是花花綠綠這種彩色。就是好像作戲、跳舞之類的，穿上花衣服在那裏跳跳蹦蹦的，像那些不守規矩的，都是這樣。手不釋圓明之珠：手裏總也不放下圓明之珠，時時刻刻都拿著它念佛，不把念珠放下，甚至於吃飯也掛在脖子上，不把它放下。

（編者註：清涼國師以十事自勵，此書三〇至三四頁，上人已經詳細提過；此處是對當時在會弟子的問答，弟子並未將十事完全答出，故不完整。）

**見聞為種，八難超十地之階。解行在躬，一生曠劫之果。**

**見聞為種：**你見到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和聽見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這都會在你的田中種下菩提種子，這叫見聞為種。種就是種子，你這金剛種子種下去了，始

終會成就的，而這種種子，將來成熟時，也就是成就佛果時，所以才說，見聞為種。

**八難超十地之階：**八難是八種很困難的事情。那八種？就是三惡道這三個難，再加上北俱盧洲、長壽天、盲聾瘖啞、世智辯聰、佛前佛後，共八種難。為甚麼叫八難呢？因為這八種人很困難聞到佛法，若是想要學習佛法，修行佛法，是很困難的，所以叫八難。

(一)地獄難：因為地獄不聞佛法。

(二)餓鬼難：餓鬼也不容易聞到佛法。

(三)畜生難：畜生也不容易聞佛法。

以上三惡道，都很困難，都很困難聞到佛法。

為甚麼不能聞到佛法呢？好像昨天講「上德聲聞，杜視聽於嘉會」，他們也不能聞佛法，你們知道為甚麼？是甚麼道理佛在那兒說法，他們聽不見呢？本來是在佛的面前，但有如隔著十萬八千里那麼遠。這一點各位應該要注意，為甚麼呢？就因他們在過去生中都不讚歎佛、不讚歎法、不讚歎僧，性情都很古板的。甚麼叫古板呢。就是太老實了，在佛前唱讚，他也不願意唱，說：「修行就修行，唱這個幹甚麼？念這個幹甚麼？這簡直像作戲嘛！有甚麼意思！」或是想：「嘿！這真是胡鬧，真是沒有意思。」做佛事他說是唱戲，人家唱「阿彌陀佛身金色」，他說：「我要是

願意聽這個，那我去聽音樂多好呢！我就因為不願意聽音樂，所以來拜佛。在佛教裏頭也有這些個東西，唉！這真是討厭！」他不單自己討厭，還叫旁人也討厭：「你不要學這個了，這沒甚麼意思，這是假的。」究竟也不知道甚麼是真的，甚麼是假的，都還不明白，怎會學真的呢？就算它是假的，你會不會呢？結果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了。類似這些人，因為在因地不讚歎佛、不讚歎法、不讚歎僧，在三寶前他很古板的，所以見到聲聞的果位上，佛說《華嚴經》，他看不見、聽不見。這一點各位要知道，「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」，在因地做得不真，在果報上就有很多麻煩，彎彎曲曲的，不直。這就是為甚麼佛講《華嚴經》，二乘人聽不見的原因。

（四）北俱盧洲難：這種人很有福報，他們的壽命可以活到一千歲，但是就不見佛，不要說見佛，就連佛法也聽不見；也不覩僧，看不見比丘、比丘尼等出家人。為甚麼看不見呢？就因為修福不修慧。雖有福報，而不聞三寶名，這叫一難。

有人說那地方也不錯，活一千歲，吃得好，穿得也很好。但是不能種善根，不聞三寶的名字，你就不能供養三寶；不能供養三寶，你的善根就不能增長；善根不能增長，你活完了一千歲，或者就墮地獄去，

或者轉餓鬼，或者轉畜生，沒有一定的。

(五)長壽天難：又叫無想天，這個天上的壽命，比北俱盧洲的壽命更長，但是也是不見佛，不聞法，不覩僧，所以也叫一難。

(六)盲聾瘖啞難：好像一樣是人，但他就沒有眼睛；一樣是人，他就聽不見；一樣是人，他就不會說話。他為甚麼這樣子呢？這些盲聾瘖啞的人，都是在過去無量劫毀謗三寶，說佛、法、僧不對。毀謗三寶就要墮地獄，墮地獄的罪受完了，然後又轉餓鬼，然後再轉畜生，做畜生也是經過不知多久時間，然後才做人。雖然做人，可是或者是瞎子，或者是聾子，或者是啞巴，或者是癱子。癱子，就是不會走路的，一天到晚就是在牀上，坐著睡，睡了又坐。這都是毀謗三寶的果報，這種人都是在八難之內。

過去在美國很少出家人，就是要想要出家的，也不是真正受過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都是似是而非，像是出家人，其實不是。就好像過去這 Suma God，是個美國籍的出家人，但他在日本受五戒，在日本受了五戒後，他們就說是出家了，叫沙彌戒。以後他自己知道他在日本受的戒是不圓滿，不是個真正出家人，所以他到香港，就要求我給他授中國的比丘戒。當時我說：「我們中國這個戒，不是像日本式的很簡

單，隨隨便便就可以授，中國傳戒最低限度要五十三天，或者三十天，最少是十八天，要有三師七證來授戒，不是一個人可以授的。」結果他也沒有時間，也不能得到具足戒，以後在新加坡沒多久，他就圓寂了。

現在美國比丘也有了，比丘尼也有了，這都是經過詳細地修行和學習，學習戒律，學習出家比丘的樣子——沙門。這就是真正有了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可是在這個國家很少人能認識的，因為這個國家，是一個過去根本就沒有佛法的國家。現在有了，人也不確實認識；不確實認識，所以也就不能真正修好。

你們要知道我現在在這裏傳佛法，不是傳中國的佛法，也不是傳緬甸的佛法，也不是傳印度、錫蘭的佛法，我所傳的是初祖迦葉到二祖阿難，乃至於到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傳到中國，這種以心印心的佛法。這種佛法不單單是那一個國家的佛法，是整個世界的佛法，宇宙的佛法，法界的佛法。

為甚麼我常常對你們講，我說我不希望那一個人信我，也不希望那一個人不信我。你信我，也是在法界裏邊，不信，也是在法界裏，沒有跑出法界外邊去。所以誰到中美佛教會金山聖寺來的人，我不管你信不信我所講的佛法，我沒有佛法，這是世界的佛法。六祖大師說，我要是有一法可傳給你，那就是欺騙你，

我一法了不可得，沒有法。在這個沒有法——一法不立，萬法皆空——這種情形之下，外邊的人，有的人就譏諷我們，說這個地方又是這個教，或者又是那個教。有人聽見人家告訴他說，我們傳的是白蓮教，或者會有人說是紅蓮教，或者又會有人說是黃蓮教，還是青蓮教、紫蓮教，有這麼多。其實我們這裏是一法不立，萬法皆空，各位要是不相信，就來試一試看。因為我們不是在八難裏邊，所以才能研究佛法，我們這佛法，你們到外邊去講，也不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根本就沒有，甚麼也沒有，一法不立，無智亦無得，沒有智慧，也沒有所得。

(七)世智辯聰難：這種人認為他自己的智慧很大。哲學是又無頭又無尾，又無始又無終，也無上也無下，也無古也無今，哲學就講這個。你說它死的，它又活；說它活的，它又死，怎麼講怎麼對，這叫學哲學。這也就是世智辯聰——世間的智慧，會辯的，有點聰明，但是世間智慧不是出世智慧，這種也在八難之一。

(八)佛前佛後難：我們現在是八難之一。生在佛前也是難，生在佛後也是難。佛出世的時間，我們趕不上，所以在佛前佛後難。不要以為自己是很不得了；有甚麼不得了——在八難裏邊，這八種的難都不容易學佛法。

佛在世時為正法時代，叫解脫堅固；再過了五百年，叫禪定堅固；再過了五百年，叫多聞堅固——這是人人都讀誦大乘經典，能背幾部大乘經典，人看書看得多，但真正解脫的人沒有了。甚麼叫解脫？就是證果了，證果得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這叫解脫堅固。解脫就是無拘無束，無掛無礙，無煩無惱。禪定堅固時，人專門歡喜打坐。你們現在誰歡喜打坐，誰就是禪定堅固；誰要是證果了，誰就是解脫堅固；誰要是能背下《楞嚴經》或《法華經》等，這就是多聞堅固；過了多聞堅固，就是到末法時代，叫寺廟堅固——人好造廟，這裏造一個廟，那裏造一個廟，造了很多廟，這些廟都很大的。

那麼過了寺廟堅固五百年後，現在是甚麼呢？鬥爭堅固。你看現在，國與國鬥爭，家與家鬥爭，人與人鬥爭，你搶我的，我搶你的，互相鬥爭，一定要鬥爭。有的人說將來要鬥爭幾百年，當然了，五百年的時間嘛！五百年都是你我鬥爭的時候。末法時代就是這個樣子！

我們現在是在末法時候囉！所以不要再毀謗三寶囉！在這個世界上，真正修道的人很少很少，都喜歡鬥爭。出家人和出家人，現在都是鬥爭的，你說我不對，我說你不對；你說我不好，我說你不好，互相鬥

爭，一定要把對方鬥爭倒了。你那個廟可以住一百個人，我造個廟就要住一千個人，一定要大過你；你能住一千人，我造個廟能住一萬人，一定比你那好。這都是鬥爭，所以這是八難。

可是八難雖不能聞佛法，但是要是因緣的話，一聽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名字，他們就可以由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八難裏邊，證得十地。十地是菩薩位，菩薩有一地、二地、三地乃至十地。這十地的果位，都可以證得，所以叫做八難超十地之階，階就是階級，就是到那個地位上。

**解行在躬：**解，是明白，明白這部經的道理；行，是修行。躬，就是自己，你明白也是在你自己；修行也是在你自己。你要是既明白又修行，這樣子則——

**一生圓曠劫之果：**在你的一生之中，就可以修行圓滿。曠劫是無量劫，就是多的意思，衆生要經過很多大劫，才能修行成佛，好像佛在「三祇修福慧」，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；「百劫種相好」，在一百個大劫修相好。所以我們現在聞到《華嚴經》，要是能依照《華嚴經》來修行，再明白《華嚴經》，就可以在這一生成佛證果。曠劫之果，也就是好像釋迦牟尼佛經過那麼長的時間，才能成佛，而我們在這一生就可以成佛。  
**師子奮迅，衆海頓證於林中。象王迴旋，六千道成於**

言下。

**師子奮迅：**師子奮迅，這是一個譬喻。師子奮迅三昧，這種三昧非常勇猛精進，就好像獅子發起威風來，非常奮迅，走得也快，又有力量。

**衆海頓證於林中：**衆海，也就是海衆，是人多的意思。頓證，很快地證得。林中，這個林是逝多林，也就是諸大菩薩聚會在一起，好像叢林一樣。在這個時候，頓然間都證果了，得到位不退、念不退、行不退的不退果。

**象王迴旋：**這是說到舍利弗，舍利弗帶著六千比丘，這六千比丘都想見一見文殊師利菩薩，文殊師利菩薩就現身給這六千人見，為這六千人說法，令這些人修行大悲法，生長大悲菩提心，得到大悲體，行大悲行門。所以當時這六千比丘都證得阿羅漢果，得到法眼淨。這就是象王迴旋——大象裏邊有象王，牠帶著一羣象走路時，要回頭看這一羣象眷屬，這叫象王迴旋。

**六千道成於言下：**舍利弗帶著六千比丘，也就好像象王似的。這時有六千比丘都得到法眼淨，都證果了。《華嚴經》這種境界，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啟明東廟，智滿不異於初心。寄位南求，因圓不踰於毛孔。

**啟明東廟：**啟明東廟在正文裏會講到，是善財童子到一個大廟裏頭，證果開智慧。

**智滿不異於初心：**智慧滿了，不異於初心——由初發心便成正覺，很迅速地，所以和初發心時是一樣的。這個智滿了，也就是果滿了——智慧的覺果圓滿了。這是很快地，不像佛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才成佛，這段文都是說很快就得到果位。

善財童子拜了五十三個師父，一般中國人不懂佛法，就拿他來做譬喻，就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——參了五十三個師父，所以中國佛教有一種風氣，就是參師。拜了一個師父不夠，就拜兩個，兩個又不夠，又拜了三個，乃至於一百個或者兩百個。說拜的師父越多越好，實際上，這是佛教裏的一個大錯誤。

不錯，善財童子是五十三參，但他是奉師命而拜師的。他的師父下令說：「現在我把我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德，都教給你了，我再沒有甚麼可教你了。若你還想學佛法，你就由這個地方向南去，經過多遠的路程，那個地方有一位修道的善知識，他叫某某名字，你去拜他做師父。」

善財童子因為法忘軀——為求佛法，把自己的辛苦完全給忘了，於是又向南邊去求佛法，經過很遠的路程，然後見到善知識，受種種的困苦艱難，在那兒

學習佛法，因為他很聰明，一學習，把這位善知識所明白的佛法，都學明白了。這位善知識就又給他介紹另外一位善知識，叫他去親近另外一位善知識，學習佛法。

這樣一個介紹一個，經過了五十三位善知識。當時這些善知識是不貪圖供養，是不攀緣的，都是有道德、有神通，行菩薩道的善知識，他不在乎你供養不供養，只要有誠心求法，他就教你。這是經過五十三位善知識來教善財童子，最後他也證果。

現在在中國佛教的風俗，好叫人參師，說是參師越多越好。居士們也都莫名其妙，以為參一個師父，這就是佛法。因為參師把佛教搞出很多麻煩來，這叫背師——違背這師父，又偷偷地去拜另一個師父。在中國的佛教都是這樣，一聽那個法師最有名，這個法師一來，就要去參師了，偷偷去拜個師父；再聽那一個法師最有名，他來了，又要去參師，皈依了。

所謂參師，就是再皈依一次。如果你相信佛的話，第一次已經皈依了，為甚麼還要皈依第二次，這不是自己欺騙自己嗎？你若認為：「我第一次不懂得，不知道佛會不會來呢？我那時候也馬馬虎虎的，沒甚麼誠心，所以那個儀式也很馬虎的。」你要是認為第一次佛不來，第二次他已經看你對佛教不相信了，為甚麼

他會再來？

中國人是不告訴師父，偷偷地再去拜個師父，這叫違背良師。拜個師父，他要是修行也還好，但是他也不修行，那個師父他拜了幾天又夠了，大概認為這個師父又舊了，再拜一個新師父。所以在這一生中，一句佛法也不懂，就只是拜了多少個師父，這一點也沒有用。

好像在正月間來的那些中國居士，都是拜了一大堆師父。他說我拜八個，他說我拜九個，那個說我拜十多個，我比你更多，可惜就沒有人拜到五十三個。為甚麼他們這樣子拜呢？就說善財童子是五十三參，我們多參點師父是好的，就好像我們掉到水裏，每個師父伸一雙手，便把我們給拉起來了，十多個一點也不費力。這意思是他要是墮地獄，這十個師父，那一個有道德，就可以救他。你說這豈不是太狡猾了嗎？太不老實，太滑頭。甚麼叫滑頭？就是頭上抹了油，閻羅王也抓不住他，小鬼往他頭上一抓，他頭很滑，抓不住，這叫滑頭。所以修道要認識真理，不要像愚夫愚婦，也不明白道理，各處去亂闖亂撞。

**寄位南求：**就是說善財童子向南方去求名師，參訪善知識。

**因圓不踰於毛孔：**因圓果滿——因也圓，果也滿

了。不踰於毛孔，不踰就是不超越，這也就是說它快的意思。

佛教裏本來是好的，但是有一些不明白佛法的人，都做錯了；做錯了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所以就變成不好了。

**剖微塵之經卷，則念念果成。盡衆生之願門，則塵塵行滿。**

**剖微塵之經卷：**剖是把它剖裂開，剖裂開甚麼呢？剖裂開微塵那麼多的經卷，這是一個講法；也可以說是把一粒微塵裏的經卷剖裂出來。微塵雖然最小，可是在微塵裏邊有法界，也有無量無邊的經卷。

**則念念果成：**你把微塵那麼多的經卷剖裂開了，則念念果成——念念都是成就佛果的。又有一個說法，把微塵數這麼多的《華嚴經》偈頌和品剖裂開，這一念都是成就佛果的法門，所以又說了下一句話。

**盡衆生之願門：**衆生無論發甚麼願，你發了無量無邊那麼多的門，可是它能窮盡衆生發願的行門。

**則塵塵行滿：**每一粒微塵，都是你修行菩薩道這種行力所成就的，這就是表示你這種行門，是修得無量無邊。這種行門，要依照《華嚴經》來修，才能圓滿，才能成功，所以這《華嚴經》是最微妙的一部經典。

真可謂常恒之妙說，通方之洪規，稱性之極談，一乘之要軌也。

**真可謂常恒之妙說：**真可謂，是清涼國師讚歎這部《華嚴經》，說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真可謂常恒之妙說——這種法是常恒不變的，又是微妙不可思議的。

**通方之洪規：**又可以說是通法，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用的方法；洪規是大的規矩，所以叫通方之洪規。這種通方的洪規，不是一個地方可以用的，是徧一切處都可以用的，所以叫通方。通，任何地方都行得通，都用這種方法，所以才說是一個大的規矩。

**稱性之極談：**甚麼叫稱性呢？稱性而說，就是說得和這個性是一樣的，無二無別，稱性就是從性分中流露出來。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由佛的法身自性，所演說最高、最妙、最深的道理，這叫極談——這種道理說到極點了。

**一乘之要軌也：**這是最上的一乘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。要軌，要，是要緊；軌，是軌範，就好像火車的鐵軌，這個是要軌。要軌就是人人應該從這條路上修行的一種軌範，所以這部經的道理是最要緊的。

《華嚴經》這種大法是難遭難遇，不容易聞到的，這是龍樹菩薩從龍宮裏邊把它背誦出來的，我們才能得聞。

尋斯玄旨，卻覽餘經，其猶杲日麗天，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，落羣峯之高。

**尋斯玄旨：**現在，清涼國師又舉出個例子來譬喻《華嚴經》，所以尋斯玄旨——你找到這部玄妙的經典，找到這種玄妙的宗旨。

**卻覽餘經：**若你讀過《華嚴經》生，再讀或看其他的經典，就好像旭日初昇，把星星的光輝都奪去了。

**其猶杲日麗天：**其猶，就好像；杲日，是太陽剛出來的時候。杲日麗天，就是旭日把星星的光明都照得沒有了，所以才說奪衆景之耀。

**奪衆景之耀：**衆景就是明，景當「明」字講，耀是光耀。就是說太陽光把其他星星、月亮的光明給奪去了。你看，晚間雖然很多的星星，很大的月亮，可是沒有太陽這麼光明。《華嚴經》就好像太陽光，把星星、月亮的光明都給奪去、蓋住、沒有了。這就是說這部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把其他經典的道理都給說盡了，所以說此經是奪衆景之耀。

**須彌橫海：**須彌山譯為妙高山，妙高山在香水海的中央，好像在海裏橫著似的。

**落羣峯之高：**所有其他的山，與須彌山比較，都低了，這就是須彌山把其他山峯都比低落了。而《華嚴經》在一切經典裏邊，也就好像須彌山王似的，比

一切經典都高，這叫須彌橫海，落羣峯之高。  
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，大賢闡揚於東夏。顧惟正法之代，尚匿清輝。幸哉像季之時，偶斯玄化。況逢聖主，得在靈山，竭思幽宗，豈無慶躍。

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：清涼大師的文章，真是非常地好，每一句都是對著的。是以——因為前邊的道理，所以菩薩——就是龍樹菩薩，搜祕於龍宮，這種經典可以說是祕密不傳之法，祕密教，人間沒有的，在人間這法已經斷了，所以這一位龍樹菩薩才去搜祕。他到那兒去找這祕密法？不是人間，因他把人間的文字都讀盡了，所以沒有書可讀了，他就走到龍宮去，因為他是證果的菩薩，有神通，走到海裏，這水自然就給他開一條路，就這麼妙！一到龍宮，龍王見菩薩來了，也不敢管他，就隨他到圖書館去看，他一看，就歡喜《華嚴經》。這《華嚴經》上部有很多卷，中部也有很多卷，下部是最少的，所以他就看下部經，看了一遍，都記得了。他說好了，他要走了，因為他要是把這一部經帶出來，龍王不會願意的。雖然他是菩薩，比龍王大得多，但是他也不能用勢力來壓迫龍王，所以他就用記憶力，念一念就記得了，於是此經就給帶出到人間來。到了人間，他就默寫出來，這叫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。

**大賢闡揚於東夏：**大賢就指覺賢、喜學法師。《高僧傳》裏的覺賢法師、喜學法師，很多個都是翻譯《華嚴經》的，所以說大賢闡揚。闡是闡明，揚是把它揚開。闡揚於東夏，東就是中國；夏，中國是華夏之邦，所以叫東夏。

**顧惟正法之代：**顧惟——我這麼回顧，這麼想一想，回憶一下，這是清涼國師說的。回想一下，在正法時代——在佛住世的正法時代。

**尚匿清輝：**尚且都要把它這種清淨的光輝藏起來，就是把它收到龍宮裏去。佛住世正法的時候，都要把它收到龍宮裏去，你看！這有多要緊呢！要是不要緊的經典，為甚麼把它藏到龍宮裏呢？

**幸哉：**我真是高興，真是幸運，特別的吉祥。

**像季之時：**像，是像法時代；季，就是末法時代。季是末法的另一個名字，在中國分伯仲叔季，伯，大；仲，第二；叔，第三；季，第四。又叫孟仲叔季，「孟」就有一點第一的樣子。現在這像季之時，就是像法和末法中的時代。因為清涼國師那時候，就是像法和末法交接的時代，像法之後，末法之前，這叫像季之時。

**偶斯玄化：**偶斯，就是很偶然地，我沒想就遇到這個人了，就叫偶然而遇，偶斯也就是偶遇。玄化，也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另外一個名字。

**況逢聖主**：那時候，唐朝皇帝信仰佛法，皈依三寶，親身請法師到宮裏頭，去給他講經說法，所以說況逢聖主。

**得在靈山**：這種經典，是由印度靈鷲山傳來的。

**竭思幽宗**：竭思，是窮盡思想。清涼國師說他竭盡他的思想了，把思想都窮盡了，來研究這幽玄的宗旨，這個不可思議的宗旨——幽宗。

**豈無慶躍**：豈無，就是豈能沒有慶躍。慶躍，是高興得不得了，好像小鳥躍似的，那麼歡喜得跳躍起來。這豈無慶躍，是說清涼國師太高興，遇到這部不可思議的經典，歡喜得跳起來。

**題稱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者，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。〈世主妙嚴品〉第一者，即衆篇義類之別目。**

在前邊所講的那一段文，是「感慶逢遇」。感，就是感激；慶，就是慶倖，所以他說幸哉，偶斯玄化，這就是感慶逢遇。現在這一段文是第十個細目，就是「略釋名題」略略地解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名字的題。這一部經，從一開始講序文，分出十個細目：(一)標舉宗體。(二)別歎能詮——意思就是能顯、詮顯出來經的道理。(三)教主難思——佛是不可思議的。(四)說儀周普——所說的道理是最普遍的。(五)言該本末。(六)旨趣玄微——這種宗旨非常玄微奧妙。(七)成益頓

超——這種利益是頓超的，成就頓超的利益。(八)結歎弘遠——結是結束，歎是讚歎，讚歎這一部經弘大而遠。(九)感慶逢遇。(十)略釋名題。

上列是十種細的科目。現在這一段文，就是「略釋名題」——略略地解釋名目的題目。

**題稱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者：**題，是題目；稱，是名稱，這個題目的名稱叫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者，者就是這部經。

**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：**即當「就」字講——就是，就是甚麼呢？就是無盡。無盡，就是沒有窮盡，沒有窮的甚麼呢？就是這部修多羅，修多羅，就是經的總名。因這個題目的名稱叫做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而這七個字，包括所有的經典的名字和道理。因此這七個字要是詳細講是重重無盡的，沒有法子講得完，所以叫總名。

**<世主妙嚴品>第一者，即衆篇義類之別目：**世主是世出世之主，一切世界的王，就是世主，佛是出世之主，妙嚴，依報正報都是妙嚴，微妙而莊嚴。第一，這一品，是排列在三十九品的第一品。即衆篇，就是衆多的篇幅。義類，是分別義類；別目，是特別的一個名目。

現在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恐怕會有地震的情形

發生，因為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一講的時候，大地六變震動。所以要是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，各位不要害怕，因為不會大的，是小小地震動一下。這是護持《華嚴經》的善神擁護法會。雖然有護法擁護法會；但是也會有魔王來攪亂這個法會，所以常常有人來打門，這時候你們也不要動心。講《華嚴經》是用定心來講的——釋迦牟尼佛用定心來講，一切的菩薩都是用定心來聽，這都是在定中說法、聞法。所以若是有一種特殊的情形發生，你們都不要恐懼；或者沒有也不一定，這是無有定法。

在晉朝時代，有一位法師最初在道場寺翻譯《華嚴經》，翻譯時，堂前有一個水池，每一天正在譯經時，從水池裏就飄飄搖搖現出兩個童子，都各拿著鮮花到這兒，燒香供養這位法師。這不但這位法師看得見，當時在這個法會裏邊，有很多人人都知道這情形，都看見。但不是完全都看得見，為甚麼呢？因為當時有善根深厚的人，在這譯經法會時，都開法眼，得到法眼，所以他們就看見這種情形。

為甚麼有這兩個童子來供養這個法會呢？因為這部經在龍宮裏頭藏了幾百年了，龍樹菩薩在佛滅度後六百年，才把它請到這世界上來。經過六百年，都沒有人知道這《華嚴經》在龍宮裏頭藏著。龍樹菩薩到

龍宮裏，把這一部《華嚴經》讀了一遍，因他過目不忘，記憶力特別好，所以讀一遍就記得了。記得清清楚楚的，把這部經傳到世界上來。龍王也很喜歡將這部《華嚴經》流通到世界來，所以他也很歡喜，不是自私地想：「哦！我這部經在龍宮是不傳之密，不傳的祕密法，不叫人知道。」不是的，他很高興地說：「哦！這部大乘佛法傳到世界上去了，真是太好了。」所以他派龍子龍孫，變現成二個童子，來供養這個法會。因為當時翻譯這部經典，是翻譯經典的法會，不是講經，所以每一天翻譯的時間一到，就有二個童子在佛前上香、供花，所謂雙童獻瑞，這事情在一般佛教裏大家都知道。

所以我們現在講《華嚴經》，或者就有六種震動發生，若震動發生，不要驚恐，或者有，或者沒有也不一定。我沒有甚麼道德，所講的道理，都是很淺顯的，不合乎佛的心印法，護法善神或者也就不管——隨他們去講吧！預先告訴你一聲，講經時或許地晃起來，講堂晃起來時，不要害怕。有的人又有了疑問，講法的地方不會地震？在四、五年前你常常說，只要你這個法師在三藩市一天，就不會發生地震，就是有也很小。怎麼今天又要地震呢？這不是前後所說道理不同，很矛盾的，但到震的時候，能叫它不震；不震的

時候，能教它震動，這是無有定法。

前幾天晚間，有個弟子從紐約打電話來問我，一般人都說明天紐約會地震，如果會地震，他要早點回來；如果不地震，就等到下個月五號，或者六號回來。我答覆他：「我不知道，因為我現在不在紐約，紐約的事我不知道。」過了兩分鐘，他講完旁的事，又問我：「怎麼辦呢？」我說：「不要怕，地震就地震嘛！你管它幹甚麼？」現在看報紙，紐約也沒有地震，這件事也就過去了。那麼現在我們三藩市就是有地震也不要緊的，這是佛法的表現，不需害怕的。因為我們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或者就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出現。

在唐朝，實叉難陀法師翻譯完《華嚴經》之後，就由賢首國師來講。最初翻譯這一部經是那一天呢？是證聖元年三月十四日辛酉時，這個時候開始翻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翻譯到聖曆二年十月八日，把這部經典翻譯完了。在這沒翻譯之前，就在最初翻譯經典之前，也正是和六祖大師相差不太遠的時代，武則天做了個夢，夢見甚麼呢？夢見天地宇宙內都下甘露，普降甘露——沒有一個地方不降甘露。所以她就高興地請實叉難陀法師翻譯這部經典，所翻譯的也就是現在這部經典——八十卷，共三十九品。（註：晉朝所譯的《華嚴經》，稱為舊經，又稱為晉經，共有六十卷；唐

朝所譯，稱為新經，又稱唐經，共八十卷；後加上普賢行願品，成為八十一卷。）在一開始翻譯之後，果然天就開始降雨，所降的雨都是甜的，這是一種瑞應——祥瑞的表現。

等到這部經典翻譯完了之後，賢首國師就在授記寺——就是佛授記寺開講，這是那一天呢？就是十月十五日這一天開講。到十二月十二日這天晚間，講到佛藏世界海這個地方，正講到震動，地真的震動起來了。當時聽講的人，出家人、在家人有幾千人這麼多，都知道這情形，都覺得地震，所以都歎未曾有——從來沒有，現在有了，這叫「得未曾有」。因此實叉難陀法師和當時一位律師叫明詮，又有一位法師叫德威，就把當時這種地震的情形，寫了一篇奏章，送給女皇武則天看。武則天親手批這篇奏章，她說：「在你們寫這篇奏章前，我已經看過了。因為在譯經弘揚這種祕密法前，我已經先夢見普天之下都降甘露呈祥。現在開講又感得六變震動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境界。所以這件事應該詔告天下，令天下人都知道這個吉祥的事情。」

大以曠兼無際。

方以正法自持。

廣則稱體而周。

佛調覺斯玄妙。

華喻功德萬行。

嚴調飾法成人。

經乃注無竭之涌泉，貫玄凝之妙義，

攝無邊之海會，作終古之常規。

佛及諸王，並稱世主。

法門依正，俱曰妙嚴。

分義類以彰品名，冠羣篇而稱第一。

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個字，其中有六對，在每個字又可分出十種意思，每個意思裏邊，又包含著無量無邊的道理。

甚麼叫六對呢？

第一對：單單一個「經」字屬於教；「大方廣佛華嚴」六個字屬於義別。義是別名，這是教義一對。

第二對：「嚴」字屬總；其餘「大方廣佛華」五個字屬於別，這叫總別一對。總是總起來，別是特別。

第三對：「華」是能嚴；「大方廣佛」是所嚴——所莊嚴。華能莊嚴大方廣佛，所以華字就是能，上邊大方廣佛四個字是所，這叫能所一對。

第四對：「佛」是能嚴能成的人；上面「大方廣」三個字是所嚴的法。這就人法所成，人法一對。

第五對：「廣」是個用；上面「大方」是體，這叫

體用一對。體是本體，用是利用。

第六對：「方」字屬於相；「大」字屬於性，這是性相一對。合成六對。

要是詳細講起來，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七個字意思很多很多，比《法華經》的道理還深、還妙。

**大以曠兼無際：**甚麼叫大？大就是曠兼無際。曠就是曠大，曠大又兼無邊際，所以叫做大。

**方以正法自持：**方，是個方法，方法有正法，有不正法。這是以正法自己修持——以正當的方法修行自己，也就是以正當的方法規持自己。

**廣則稱體而周：**甚麼叫稱體？就是這體有多大，這部經的道理也就有多廣大。也不多也不少；不大也不小，正恰到好處，這叫稱體而周。

**佛謂覺斯玄妙：**覺甚麼玄妙呢？就覺悟了《華嚴經》這種玄妙的道理。

**華喻功德萬行：**華，是比喻萬行的功德都圓滿了，好像開花了似的。

**嚴謂飾法成人：**嚴，是莊嚴，嚴飾佛的十身，所以叫飾法成人。

**經乃注無竭之湧泉：**經，就好像從地湧出來的泉水，沒有竭盡的時候，接接連連不斷。

**貫玄凝之妙義：**貫，是貫穿；玄凝，是玄妙而堅

固。妙義是不可思議的道理，即經能貫穿玄妙而堅固這種不可思議的道理。

**攝無邊之海會**：攝，就像吸鐵石一樣，經能攝無邊之海會——好像大海那麼多人來。

**作終古之常規**：用經來作終古——就是古今的規矩。

**佛及諸王，並稱世主**：佛和世間上的轉輪聖王，所謂金輪王、銀輪王、銅輪王、鐵輪王，這一切轉輪聖王都稱世主。佛是法王，這些王既稱世主，而佛又可以說是世出世之主，所以又可以稱世主。

**法門依正，俱曰妙嚴**：法門，是佛法之門。依，是依報；正，是正報。這依、正二報，都叫妙嚴，用微妙的華來莊嚴。這個世間，世主是主於世間，世間有正覺世間、器世間，又有衆生世間，這叫三世間。這三世間的主如下，佛是正覺世間的主；一切諸王是器世間的主；天王、龍王、夜叉王，是衆生世間的主。所謂法門依止，這個依報，甚麼叫依報呢？就是所有的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這是我們所依靠的，我們住在這個地方，這叫依報；人呢？人叫正報，即一切衆生身是正報。因依正二報，都是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所以說俱曰妙嚴。

**分義類以彰品名**：分義類，是分開義理、品類，

而以彰品名一一而彰明瞭品的名目。

**冠羣篇而稱第一**：這一品是在一切品、一切篇幅的前面，所以叫冠。好像我們戴的帽子就叫冠。因為這一品在一切品之前，就好像戴的帽子似的。

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七個字，又可用七種大來形容：

大：表示體大。

方：表示相大。

廣：表示用大。

佛：表示果大。

華：表示因大。

嚴：表示智大。

經：表示教大。

大體、大相、大用、大果、大因、大智、大教，這七個字表示七大，要是往詳細講這部經的名字，盡未來際也講不完，不要說五年，就是五十年也講不完。不過不能那樣講，現在只是簡簡單單地講。所以這部經的名字，怎樣講怎樣合法，怎樣有道理。橫著講也有道理，豎著講又有道理，所謂橫說、豎說、塵說、剎說，怎麼樣說，都有無窮無盡的道理，所以這一部經，真是無有定法的。

斯經有三十九品，此品建初，

故云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世主妙嚴品〉第一。

**斯經有三十九品：**這一部《華嚴經》的品數有三十九品，本來有四十五品，但有六品沒有翻譯。雖然有六品沒有翻譯過來，因為具足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，所以也可以說是完全的一部經。斯經就是說這部《華嚴經》有三十九品，共八十卷，加上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合為八十一卷。

**此品建初：**此品，是指〈世主妙嚴品〉。此品建初，就是它是在前邊，是最初開始，所以——

**故云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世主妙嚴品〉第一：**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和〈世主妙嚴品〉，在前邊已經講過了。佛所說的一代時教，以《華嚴經》最大。以前在唐朝貞觀年間，唐太宗問玄奘法師說：「佛所說的經典，那一部是最大的？」因為唐太宗想要念經，但他想要念部大經，不願意念小經，所以問玄奘法師。那時候的《華嚴經》還是晉譯六十卷，以後實叉難陀法師翻譯的才是八十卷。唐太宗他說：「你說《華嚴經》最大，《大般若經》有六百卷，《華嚴經》只有六十卷，怎麼說它最大呢？」玄奘法師回答：「《華嚴經》一門能開無量門，重重無盡，這個法是不可思議的。至於《大般若經》只是《華嚴經》其中的一門。」所以當時唐太宗就專門念這部《華嚴經》。

《華嚴經》這種境界，是你想也想不到，思也思不到的。以前北齊皇帝的第三個兒子到五臺山去，焚身供養文殊師利菩薩。當時有一位和他同去的太監叫劉謙之，看到太子那麼發心焚身供養佛，供養文殊師利菩薩，他就向皇帝請求出家，皇帝許可他出家。他出家後，專門讀誦《華嚴經》，因他特別地誠懇，晝夜精進，就有一種感應；又經過一個時期的修行，他的鬍鬚生出來了。本來太監沒有鬍子的，但在修行中，他鬍子長出來了，具丈夫相——本來太監不會有丈夫相的，現在具丈夫相——從此就開悟了，便寫《華嚴論》，寫完了，就無疾而終。

有位李長者，也是學《華嚴經》，讀誦《華嚴經》。以後他想要找一個好地方修行，在路上走路，走著走著，遇到一雙老虎。這雙老虎對他現出很友善的樣子，虎本來傷人，但牠對李長者好像對老朋友一樣友善。李長者對老虎說：「我現在想找個地方修行用功，你可以幫我嗎？」老虎點點頭，於是他將行李、衣單放到一個山洞，老虎就在山洞外停止不走了，李長者一看，這個山洞很不錯的，於是乎就在這個地方修行。但是這個地方沒有水，就在這天晚間，颯很大的風，將一棵老松樹連根拔出來，就在樹根下湧出水來，長者就飲用這水，在這裏來修行，寫了一部《華嚴論》。這種

境界有很多，都是證明《華嚴經》是不可思議的。

### 皈依偈

皈依十方極三際      塵刹圓明調御師

法界功德大悲雲      毗盧遮那大智海

**皈依十方極三際：**這一部經，清涼國師把它分出四門來，前邊所講的是總敘名義。現在所讀的共有十六句，是清涼國師想要寫《華嚴經疏鈔》的時候，先皈依敬請加一一皈依敬三寶，請三寶加被他，令他開智慧。現在這四句偈頌就是皈依佛寶。皈命也就是皈依，將我的生命皈依給十方及三際一切諸佛，三際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也就是皈依十方三世的一切佛寶。

**塵刹圓明調御師：**塵刹，是微塵刹土。圓明，是圓滿，智慧也圓滿，功德也圓滿。調御師，是佛十號之一。調御就是用種種方法來調御三界衆生，令他們離苦得樂。調是調和，御是駕御，好像以前用馬拉車，在前面趕車的人就是御者。佛調御三界——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的衆生。調御師，是調御的大導師。

**法界功德大悲雲：**盡虛空徧法界，十方三世無盡無盡的功德大悲雲。大悲雲也就是代表佛的名詞，佛的功德好像空中的雲似的。

**毗盧遮那大智海：**毗盧遮那翻譯成圓滿大覺者。

大智海，大智慧海，那就是大覺海。前邊這四句是讚歎佛寶，皈依佛寶。後邊說——

**所住甚深真法性 所流圓滿修多羅**

這兩句是皈依法

**所住甚深真法性**：這是所住再也沒有比這沒有比這更深的真法性，真法性是真正的法寶。

**所流圓滿修多羅**：所流出來的圓滿修多羅，修多羅（梵語）就是經，圓滿的經典指的就是這部《華嚴經》。

**一一塵方佛會中 普賢文殊諸大士**

**一一塵方佛會中**：所有每一個微塵國土——十方一切地方；佛會中，是諸佛在法會中說法，即諸佛在十方一切國土的法會中說法。

**普賢文殊諸大士**：普賢菩薩在《華嚴經》中是一位主要的菩薩，還有文殊菩薩，諸大士——和其他很多的大菩薩。

**我今欲以一毛智 測量無邊法界空**

**願承三寶同體悲 句句冥符諸佛意**

**我今欲以一毛智**：這是清涼國師他說：「我現在只有一根毫毛這麼多的智慧。」這表示自己的智慧太小了，只有如毫毛一般。

**測量無邊法界空**：法界空，是法界的空理——真

正的道理，用一根毫毛般的小智慧，來測量無邊無際的法界空性，這種空理怎能測量得盡？

**願承三寶同體悲：**願意憑仗著十方三世三寶同體的慈悲。

**句句冥符諸佛意：**我所寫出來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每一句都符合諸佛心意。冥符，是暗暗地符合諸佛心意。

**俾令法眼常無缺      盡衆生界如普賢**  
**迴茲勝善洽羣生      速證菩提常樂果**

這一首偈頌有十六句，前面的八句是皈依十方無盡無盡常住三寶。後邊接下六句是請求十方常住三寶大威德來加被護念，開他的智慧，令他所說的法，所寫的疏鈔，每一句都合乎佛的意思，所謂「上合佛心，下契衆機。」最後兩句是迴施給法界衆生，把著疏的功德迴向給衆生。

**俾令法眼常無缺：**俾令，就是使令；法眼，在這裏是指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使令這種法常常存在，不會斷缺。

**盡衆生界如普賢：**普賢菩薩在《華嚴經》上是當機者——請法之主，普賢菩薩他這種境界是沒有法子知道的，所以稱為大行普賢菩薩。每一個衆生心裏，都有普賢菩薩；而每一個衆生的身心，也都在普賢菩

薩心裏。所以清涼國師說，盡衆生界如普賢——所有一切衆生都變成普賢菩薩的化身，都能行普賢菩薩的大行力。

**迴茲勝善洽羣生：**這句是迴向，把註解《華嚴經疏鈔》的功德，迴向給所有法界十方的衆生。勝善，註解《華嚴經》這功德是勝善——殊勝最好的。洽，是周徧，把這種功德都給所有的衆生，這叫洽羣生。

古來的人，有的發心讀誦《華嚴經》；有的發心書寫《華嚴經》；又有的發心供養或受持《華嚴經》。雖然《華嚴經》這部大經有八十一卷，十萬偈頌，但古時有的人發心用自己身上的血，一個字一個字來寫《華嚴經》，為甚麼呢？這就是報答佛恩。佛對我們衆生太慈悲了，所以有的人發心用自己的血寫經報答佛恩。現在紐約的壽冶法師，他在五臺山時，就發心用血來寫一部《華嚴經》，所以他稱自己為華嚴行者。甚麼叫華嚴行者？就是依照《華嚴經》的方法來修行。這一位法師，他原來不識字，後來跟侯子法師學讀四書，他一點一點學，現在不單會讀誦講解，還會寫字。雖然寫字的工夫還不夠，但是偶而還有字寫得不錯，他能用自己的血寫《華嚴經》，這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可以說這位壽冶法師，一定與《華嚴經》有大因緣。現在他沒有往生，人都不認識他，等他往生之後，或

者就會知道是那一位菩薩，或者是羅漢，或是那一個人，到這世界來教化衆生。迴茲，迴是迴向，茲是所有寫這部《華嚴經疏鈔》的功德，清涼國師自己不要，他不說：「這是我寫的疏鈔，我的功德，這功德我都要把它帶在我的袋裏留著。」不是這樣子的，他要迴向給衆生，把這勝善的功德普徧周濟，布施給法界衆生，令法界所有的衆生——

**速證菩提常樂果：**快快地證到圓滿大覺、常樂我淨，這種涅槃四德的妙果，這種常常快樂的覺果。你看菩薩發心，他絕對不是為自己，他就是註解一部經典，也是把這種功德迴向給法界衆生，一點自私心也沒有。他不說：「哦！這經是我註的，這功德我都要。」不是的，他將所有的功德迴向給法界衆生。這個衆生就是現在你我都有份，清涼國師把註經的功德，都佈施給我們現在的衆生，所以我們都應該感謝清涼國師這一種的慈悲。我們能得到、看到這一部疏鈔，依照這種註解來修行，來學佛法，我們都應該向清涼國師多叩幾個頭。

在你沒有明白佛法時，聽到這種道理，感覺很平常似的，也不認識它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最妙的法門。等你要是明白了這種法之後，你就知道，清涼國師對我們一切衆生，這種的慈悲，這種的愛護，真是無微

不至，連最微細的地方，他都為我們想到，所以我們現在才能聽見這種妙法。如果沒有大善根，你根本就沒有法子聽到這種法，不論你是那種人，或者修行，或不修行；或者發菩提心，或者不發菩提心，能聽見這種法的人，這真是沙裏澄金。沒有見過金子的人，見到金子，也不知道它是貴重的東西，因為他不懂。例如鄉下人沒見過鑽石，見到鑽石說，這只是和普通的玻璃一樣嘛！怎麼賣那麼多錢？為甚麼他會那樣講呢？就因為他不認識。而我們現在對《華嚴經》也是一樣，不懂佛法的人，覺得它很平凡，說就這個樣子嘛！要是明白佛法的人，就知道這是最高無上、甚深微妙的法，再也沒有比這個法更好的了。

所以清涼國師在沒有寫《華嚴經疏鈔》之前，就求華嚴海會佛菩薩來加被他，給他靈瑞的預兆。他在佛前拜佛，懇切至誠地求，求啊！有一天他就作了一個夢。這個夢怎麼樣呢？他夢見一尊金色的佛像，佛像放大光明，普照法界。在這個時候，他就用兩手捧這光，把光給吞了，就好像某人說他也吃過光，但這光大概和那個光不一樣。還有摩訶迦葉也叫飲光氏，在我講這飲光氏時，這個人說他也飲過光，他飲這個光是怎樣飲的，那就知道了。而清涼國師不是飲光，他是用吞的——吞光，把這個光都吞到肚子去了，所

以，以後他開始寫《華嚴經疏鈔》，他落筆不停地寫，也不改，也不停，一直往下寫。為甚麼這樣？因為開大智慧了，他所寫的，都是諸佛菩薩加被他，教他這麼寫的。

這疏鈔前面有懸談，光是懸談就有八大本。連我們現在所講的都在裏面，你們如果要聽也可以，但是講一年也講不完，它比《妙法蓮華經》還要多，要是覺得自己可以看，要快一點，那我們就講經文。不過這個懸談講得真妙，妙不可言的。

你們想一想，清涼國師一開始寫疏鈔時，就有這麼個境界，這是《華嚴經疏鈔》將要寫完時，他又有一個境界，他又作了一個夢，夢到自己變成一條龍，在五臺山上，龍頭枕在南台，龍尾纏在北台；一會兒他又變了千百萬億條龍，飛到天上向四方而去，就沒了。他醒了之後，知道這是表示《華嚴經疏鈔》要流通到盡虛空徧法界去了。要是開了五眼的人，可以看到，盡虛空徧法界，都有《華嚴經》和清涼國師所寫的疏鈔。開眼的人要是願意看，隨時入定都可以看見。

《華嚴經》是佛在定中說的，以定心說定法，度定心的菩薩，所以盡虛空徧法界都有這部《華嚴經》。各位要是不信，我也沒法子叫你們信；要是想研究，慢慢就會信了。這種境界的確是不可思議的，等講到經的

正文時，那種境界根本沒法子明白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如果按照普通不明白佛法道理的人，是想不通的。所以要把這道理講淺一點，或者按照你所知道的告訴你，你就可以一點地明白了。

談到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現在（一九七一年）在整個世界上可以說沒有第二處，就我們這兒有這個法會。我在這個國家講《妙法蓮華經》講了一年零一個月，而這部《華嚴經》最快講也要五年，在這五年的期間，你們年輕的都會老，老的人或者就會死了；死了或者又會托生再來聽經，所以這五年的期間會有很大的變化，有很大的不同。以前不信佛的，聽了就會相信；以前就相信的，聽了就會去修行了。現在這華嚴法會在美國是個新開始，所以你們這一班人要做世界上最誠心的學佛者，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。

此經書全套由尹國富（普覺）請，由上海智誠法師發心打字並校對，有錯誤之處敬請大家體諒，並指點。全套二十四冊總共歷時三年，讓有緣衆生共同分享。大家共同學習佛法，研究佛法，修行佛法。

願把此經迴向給各人父母、師長，以及法界一切衆生，願生者消災免難，增福延壽，闔家平安，生活幸福，身體健康！社會和諧，大家都能了生脫死，百

年以後都能往生極樂，各人各姓堂中亡者老祖宗、歷代宗親、各人過去七世父母、冤親債主齊超生，得見彌陀！